

2802
22-7



八佾第三正義曰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云云蒙引云當是之時王綱不振其始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至其甚也則季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樂矣復何所不至哉賈誼所謂首足易位而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揚明云謂是私議乃記者之詞○演云一謂字正春秋之筆法見得夫子一謂季氏為魯失勢謂之也尤為周失權謂之也一謂字乃一字誅心之義直欲以此發他一点良心○洪武正韻云謂與之言也非與之言而稱其人亦曰謂子謂子賤子產仲弓是也○方嚴陵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八人合而為六十四卦焉則重卦象也自諸侯而下取降殺以兩而已○貫旨云庭季氏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大夫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二十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

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為三氏也

家廟之庭○問不曰舞於廟而曰舞於庭何也唐士雅曰按廟制室外為宮宮外為庭祭法大夫三廟而舞於庭則廟制亦僭矣○燃犀解云是字指舞八佾言忍者恬然安意之謂執字包得廣凡逆理無不可為矣要得可字意○合喙云夫子以忍字為言所謂誅心之法不曰可誅而曰可忍全要發季氏一点良心耳○四書兒說云聖人提一忍字欲以動其不忍之心庶三家聞之而惕省也

舞列也章圖云舞之行也○蒙引云佾于羽之總稱春秋書六羽亦舞佾也註羽家文于家武○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八羽○四書覺路黃維章曰佾是舞者之班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左傳隱公問羽數而眾仲對之之語每佾人數如其佾數謂天子八佾則八八六十四諸侯六佾則六六三十六此杜預何休說也每佾八人則服虔說也○燃犀解

佾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

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人餘倣此未詳孰是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萬舞各公問羽數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八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

為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季氏以

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孔子言其此

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雙

云舞樂容也佾舞列也舞以合樂樂有音則有舞武舞干戚文用羽籥以八為節每佾八人惟天子用全八佾六十四人八數不可少而行列視貴賤增減各以兩諸侯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八三十二人士二八十六人云天子八八云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則二人也○六佾六八云云四佾三十二人二佾十六人○兩忍為之章圖云此言季氏之敢忍○王觀濤翼註云集註尚忍為之畢竟重僭天子禮說此猶可僭則凡百僭分之事孰不可為只一孰字中弑父與君都在但不可執此而輕上僭八佾耳

或曰忍云云章圖云此言孔子之不可忍○細說春秋傳君其忍之左傳成公十四年文○無所忌憚見中庸第二章○天吏孟子公孫丑上云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呂氏

降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一義而敢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

○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范氏曰

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之間

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

集註降殺云云章圖云色界反戒也○通義金仁山曰左氏傳作降殺以兩此自上下而後曰降殺

高麗借差蒙引云借有心差無心一說差只是紊也承借字為一類此說較優於前說○又云范註本合正意但孔子為政以下非章指故園外之○正義曰何休云借齊也下效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効君於上故云借也

不容誅文選三十八度元規讓中書令表云罪不容誅誅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不足容受也

須臾見中庸第十章弑父與君先進篇云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按范氏說容忍之義謝氏說敢忍之義章圖云右第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斥其不仁而借樂以見正名分之意

不可以毫髮借差也

自八殺其兩而為六以下依此孔子為政先正

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

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

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宋子曰為人臣子只是一個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借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倫尚忍為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借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為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

三家者云云然犀解云大夫稱家者字言這一番人○余起男云三家便有專權怙寵之念云云二便有連黨互倚之勢○揚明云以字作用字看○圖史合攷曰類考云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玄注云徹者歌雅賈公彥疏云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王舞替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

學士使之舞替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幸君婦爾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借之三家昔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註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蒙引云雍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辭如此三家之堂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烏取此辭適見其無知耳○脈云歌雍以徹俎天子之祭所以告成禮也○

文林貫自云取是取相維二句之義堂是祖廟之堂○然犀解云奚取謂有何

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

密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各徹

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

取義也是詰問的口氣○存疑云聖人譏三家不待多說但舉雍詩之辭其無知妄作之罪不待言而自顯矣○微言王觀濤曰此章重一取字○通義許白雲曰奔走無辟公之相祝號非天子之稱故曰奚取此章聖人有惡之意焉有憫之意焉至於譏之之意則併及魯也○講述云既准而往吾不欲觀其詞婉奚取三家之堂其詞切君臣之義也○湛甘泉曰訊僭竊也何以不訊其僭竊而言其奚取也凡所以僭竊者以其有所取之也言無取則其僭竊之心或可息矣不斥其罪而緩其辭欲其開悟也

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者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主祭者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采子曰八佾只是添入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日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通考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

程子曰周公之

集註子孟孫云云見前篇

雍周頌云云周頌雍篇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八寸高八寸五分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

穆穆深云云燦燦解云穆穆深遠之意指敬德之容

程子曰周云云周易師卦程傳云世儒有論禮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用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

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能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知新日錄黃葵峰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漢儒魯頌閔官傳遂緣此以解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西山真氏曰子無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君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采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

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考而魯用天子禮樂魯未世之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飾詞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歲竟矣昔成王命君陳奉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宮猷訓無天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臣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惠公又何復請之有

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太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臺鼈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喪乎○王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為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况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懵然不知其不當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為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下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閔宮二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明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云云二句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也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魯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于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也乎二是郊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千百年眼曰魯郊禘之僭天下後世所共議也至以為周成王之賜則厚誣矣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下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由是觀之則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也明矣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穀梁及國語皆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春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眾仲胡不舉以對矣○通義金仁山曰王文憲曰夫子本譏三家而魯在其中程子原其始定其罪立萬世之大法遂使二子責有所歸○蒙引云愚謂三家之始僭蓋以桓公藉口也而其後也則於桓以下皆襲用之矣易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程子所以盡師於成王伯禽賜受之非也章圖云右第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譏其不智而僭樂以見正名分之意

細註易曰臣云云見坤卦文言傳

子曰人而云云圖解云不

仁即上忍心禮指禮儀玉帛說如禮何者顛倒不可言之狀樂指聲容舞蹈說如樂何者暴戾不可言之狀○蒙引云夫禮樂之用必本於人心如禮有玉帛之類所以將吾心之敬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已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宋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

樂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無奈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已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已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當○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本孟子之意觀之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宋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

及其奈樂何○直解云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全德人能全此仁德使心裡常是恭敬則行出來的儀仗便都是禮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而不能敬禮之本先失了那陳設的玉帛升降的威儀不過是虛文耳禮豈為之用乎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而不知樂之本先失了那鐘鼓之聲羽旄之用乎○又云仁是心之德敬而將之以儀文耳做禮和而達之以聲容耳做樂○知新日錄徐石泉曰仁人心之中天理也禮是天理中敬處樂是天理中和處人心天理不虧自和敬而禮樂皆從此矣若此心既悖了天理則已失了禮樂之本雖襲前人之舊迹亦自禮貌不決洽聲容不融貫用禮樂者自兩截而見聞者亦自無味如禮樂何哉此章之意根上二章來○存疑云仁人心也禮之本敬而已樂之本和而已和敬皆在於心人而不仁則其心亡而和敬失

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秩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奏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奏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已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淨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足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若天理不仁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

矣外面雖欲用禮樂然內

本既失非扞格而不勝則勉為而屢失故禮樂不為之用季氏跛倚以臨祭是不能如禮何也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惟恐其或臥是不能如樂何也○諸說辨斷李九我曰人而不仁便是季氏三家之屬縱肆侈恣全不知有綱常倫理名分法度的人即舞八佾歌雍徹與禮樂有何干涉故曰如禮何如樂何○王鳳洲曰禮樂不作制度聲容俱在心上說仁人心也人心體不亡自其心精之嚴肅處流出便謂之禮自其心精之和暢處流出便謂之樂禮樂全是一段真心發見若人心既亡則雖用禮樂却是襲取於外的不是從心中流出的其奈禮樂何哉○燃犀解云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極有妙理樂書云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樂者仁之文周書掌禮樂以春官禮樂以仁而立也禮器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便是仁○通義許白雲曰此章重在仁上游氏註是正意故為本註凡禮樂有本有文在心之敬與和是其本在文者禮則玉帛衣服升降進退之類皆是樂則五聲八音歌辭舞節皆是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合其度以和用樂則樂皆得其宜是禮樂皆為我用若此心不敬不和却去用禮樂之器則意不相浹洽只是具文而已禮樂之極欲動天地感鬼神若此心無敬與和只依本做去如何會感鬼神

細註孟子云仁云云見告子上篇

集註程子曰云云近思錄第一載之伊川先生之語也○蒙引云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故置程說於圈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謬但於仁字似疎故又居後○通義金仁山曰朱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泛說不是說仁之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亦得

李氏曰萬姓統譜云李郁字光祖光澤人少從楊時學時妻以女云云○宋史伊洛淵錄等無傳言行錄外集九有傳

待人而云云中庸二十七章云待其人而後行

苟非其人孟子盡心下云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鏗鏘鏗廣韻云金石聲也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禮樂以仁為本仁兼入心事理言

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李氏曰李氏名郁字禮樂待人

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

反亦將如之何哉宋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

蓋心具是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言故以李說終之○雙峰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本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一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古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為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

林放云云蒙引云放意以今世之所謂禮者大抵都是繁文非其本之所在也故試問禮之本意夫子之必有所指也○直解云本字對末字看不可當作質字本與末合方是個禮之全體春秋文勝則本亡禮失林放問禮之本與夫子從先進之思有默契焉故大其問註時方逐末二句高一層是說夫子所以大之之意○通義許白雲曰本字昔日作本始說看來不若作本原說言本原則始意在其中本字既可與文字對而未流之弊亦可對言之與集註禮之全體亦無礙

通紀○通義云弟子傳不載禮殿一節之所謂夫禮云云見禮記禮運篇
林放問禮之本
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聲僭禮樂者發也新安陳氏曰僭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故云然通考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為本註程子就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子說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子曰大哉問蒙引云大哉問此問自是大何也本之一字已該了全體在其中是問不其大乎夫子正厭當時之文勝而忘本嘗及時人之論而欲從先進今放以是為問正與夫子之意不期而合夫子故不覺健羨之○微言王觀濤曰大哉問是大其有超世之見也至由本可會其全如木有根漸生枝葉又見朱子推出非本旨○脉云大哉處要得此問不止徐女一言而關世風之升降不止士君子之佩服而便為朝廷之一箴也豈不大哉○袁了凡曰魯秉周禮而當時所行如八佾雍徹之類皆尚繁文而忘實意放疑而問其本夫子有感而大之也故下章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子曰大哉問
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為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問禮之全體宋子之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入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

中者云云
細註仁義云云見盡心上篇

章是因禮之用而兼以禮之體言此章是因禮之本而兼以禮之末言

禮與其奢云云存疑云禮行於外儀文有所不備如晏子豚肩不揜豆是儉若本分之外文物過盛如管仲錢蓋朱紘文仲山節藻稅是奢禮貴得中奢儉皆非禮之中皆不足貴然就二者較其優劣奢者不但文勝而滅其質且於禮有犯儉雖文物不足而誠朴有餘且於禮不犯文物不足誠存而不犯禮猶勝於文物過盛而滅質犯禮者故曰與其奢也寧儉○戚只是味哀痛更無許多儀文禮節易是專去理會儀文禮節哀痛意思都無喪要以哀為王儀文禮節以飾之方是得中易戚都不是禮之中但就二者較其優劣易者節文雖可觀而哀痛則不足戚者禮文雖不足而哀痛則有餘禮文不足哀痛有餘猶勝於節文可觀哀痛不足者故曰與其易也寧戚○禮與其奢也寧儉則儉者禮之本也喪與其易也寧戚則戚者禮之本也○蒙引云林放問禮之本此禮字兼吉凶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此禮字對喪字則只是吉禮也○指南云禮是統言吉凶軍嘉賓皆是喪字又是禮中摘出一事來說非言凶相對也○然崖解云禮字包得廣凡行的皆是儉非纖查乃朴實懇誠之真心即禮之本奢乃侈于文物者皆是寧字是取儉還本意非不得已收取之詞○知新日錄夏古汭曰儉非禮之本由儉而後禮之本可求也寧儉之說夫子殆示之以意而未究其實欲放就儉上悟出禮之本也○又曰忠信禮之本也儉戚之去忠信也近奢易之去忠信也遠○四書千百年限張彥陵曰本只在人心上儉則人心不敢過越之真也莫誤以儉為纖齋戚為哀毀儉乃朴實惻誠之意戚乃哀痛慘怛之意儉戚直指禮之本說俱具人心之率真處即此真心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未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宋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亦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

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其縱縱爾禮貴得中言中者無過不及也

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

曰謂未合然造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中

禮之本也

宋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此以吉禮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

所在便是歸根之脉非本而何

集註易治也章圖云治去聲攻理之也如字

孟子曰云云盡心上篇

節又習云云蒙引云節文習熟謂其節文之習熟也

慘怛章圖云當萬反悲慘也

○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哀痛見於貌者慘怛發於心者

禮貴得中云云通義許白雲曰禮貴得中而下四句

為此章之主夫子以儉戚答其本而禮之中乃在奢

儉易戚之間須看與其寧三字是聖人正意

然凡物之理云云蒙引云凡物之理必有質而後有文蓋禮起於儉喪禮起於

哀故曰本而文則皆從此生也

○講述曰禮與喪不可以吉凶對講禮說得廣喪亦在其中

只凡物之理必有質而後有文蓋禮起於儉喪禮起於哀故曰本而文則皆從此生也

用一禮字貫可見

夫子之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章相類故取以爲說彼言喪禮在上此順經文而祭則禮之首也

故易置先後○禮記檀弓上云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祭有餘也陳註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不足哀敬則可首盡也此夫子及承之論亦當儉戚之意

物之質象引云范註儉者物之質物猶事也

楊氏曰禮云云通義許自雲曰楊氏取禮運汗尊杯飲之言說得儉字出

○通說文樽本作尊酒器也

簋簋云云簋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外方內圓曰

簋外圓內方曰簋○籩竹爲之薦果核容四升豆木爲之薦菹醢容四升○簠籩之事詳見公冶長第三章註籩豆之事見泰伯第四章也

壘詩經圖壘酒器刻爲雲雷之象爵飲器受二升○稗存五十三曰夢溪筆談曰禮書言壘書雲雷之象然莫知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

文之過則反

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亾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

○**勉**齊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爲是言本非以儉戚爲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

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栗**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爲不遜儉爲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爲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爲小過謂過者

小而得

者大也

○**范氏**曰天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

喪氏曰夫云云通義許白雲曰范氏祭喪兩節檀弓全文子路問

禮與喪不可以吉凶對講禮說得廣喪亦在其中

只凡物之理必有質而後有文蓋禮起於儉喪禮起於哀故曰本而文則皆從此生也

用一禮字貫可見

夫子之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章相類故取以爲說彼言喪禮在上此順經文而祭則禮之首也

故易置先後○禮記檀弓上云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祭有餘也陳註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不足哀敬則可首盡也此夫子及承之論亦當儉戚之意

物之質象引云范註儉者物之質物猶事也

楊氏曰禮云云通義許自雲曰楊氏取禮運汗尊杯飲之言說得儉字出

○通說文樽本作尊酒器也

簋簋云云簋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外方內圓曰

簋外圓內方曰簋○籩竹爲之薦果核容四升豆木爲之薦菹醢容四升○簠籩之事詳見公冶長第三章註籩豆之事見泰伯第四章也

壘詩經圖壘酒器刻爲雲雷之象爵飲器受二升○稗存五十三曰夢溪筆談曰禮書言壘書雲雷之象然莫知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

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

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與物者

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

爲之衰麻哭踊之數

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

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二古銅壘環其腹皆有畫正知人間屋梁所書田水網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九者古雲字也象雲氣形如同者雷字也古文◎爲雲象回旋之聲如銅雷壘之象皆一也◎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壘字作鬪蓋古人以此飾壘後世身此傳耳 喪不可以云云禮記檀弓下云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註子游言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爲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爲之與起衰經之物使之賻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者酌人情而爲之也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度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 哀麻斬衰總麻

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子宋曰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方其爲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文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而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爲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也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爲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未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爲禮之本○雙峰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故也○雲峰胡氏曰本有二

哀麻斬衰總麻

哭踊哭泣擗踊○檀弓下云辟踊哀之至也註辟拊心踊躍也正義曰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章圖云哀與練同○陳先生曰集註圖上七句精密至矣范楊二條朱子采之以助發明耳○通義程復心曰范氏說是發明寧字之義楊氏說是推明本字之義故集註兼取之○章圖云右第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禮之本而救時之弊

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木爲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比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爲反本之論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

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厚齋馮氏曰諸

夏大也中國曰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

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無非傷權臣之僭

竊痛略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

子曰夷狄云云淺說云諸夏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禮樂素備而各分素明也今夷狄且有君而爲臣者猶知尊其君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夫以中國而同於夷狄尚不可況夷狄之不知乎然則世道之變也亦甚矣當待何時而始復其常乎○圖史合攷白虎通云東方曰夷夷者傳夷無禮義故取名也北方曰狄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按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狄

有五種曰月支狄赤狄句
奴狄單于狄白狄○燃犀
云有君是知中國有君又
云夷狄猶知中國有君而
貢獻○文林貫旨云夷狄
之有君長而為臣者猶知
上下之分不如諸夏之人
反不知有君而上下之分
也○直解云諸是眾夏
是火以其人民眾而地方
大故稱諸夏○圖史合攷
云刑法志內尊天子以安
諸夏師古曰諸夏中國諸
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
○左傳曰諸夏親睦不可
棄也○圖解云肅慎貢格
矢越裳獻白雉是夷狄有
君也魯惠請郊晉文請隧
是諸夏無君也○揚明補
表了凡曰舊註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夷狄之有不如中國之亡乃是攘狄尊周之本意
春秋之作爲是故也○孤樹哀談高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
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知夷狄豈不謬哉○蒙引

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誠心以趨同盟之朝會者不可勝計而終無一誠心正義以朝于周
王者諸夏其尚謂有君哉○當時夷狄之君未必能勝中國孔子此語蓋亦痛中國之僭亂而甚
之之辭本文既只曰君而註又曰僭亂乃知此章爲下僭上者設也此春秋之所作也○諸說辨
斷沈無回曰此是借夷狄
以堪痛中國非貶中國而
尊夷狄也○問不如諸夏
之七七字上不添箇君字
何也張洪湯曰此正是大
子忠君一念不忍顯言處
○燃犀解云七者視有君
無不得竟作無字解
○集註亡古無字正韻云列
子亡所不爲相如賦亡是
公漢律歷志亡射并音無
反無上下之分蒙引云天
下所以欲有君者君所以
細維天下之名分有君則
有臣有上則有下故本文
只言夷狄之有君而集註
則云及無上下之分也
章圖云右第五意鄒陽朱
氏曰此章歎時之衰

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禮之也百世之
下誦其言想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
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
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
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
氏曰夷狄雖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
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
大夫出又降而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
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
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
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取今居中國夫人倫反夷
狄之不如如春
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

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
曰蔡蒙旅軍九山刑旅

泰山山名在魯地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記王制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

檀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各山大川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各山大川
之在其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
時爲季氏宰救謂救
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
知其無益而身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厲激厲也
○宋子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
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細註禮樂征伐云云見季氏篇

季氏旅云云燃犀解云旅者陳物以祭非常祭也將旅尚未旅○蒙引云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再求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孔子謂再求是要求止之及求對不能孔子乃說爾既不能救季氏便將祭泰山矣雖然祭亦何益曾謂泰山不知林放乎所以註云欲氏知其無益而自止○淺說云季氏將旅於泰山子謂再求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以大夫祭之僭也爾為之臣獨不能救其陷于僭竊之罪數對曰不能子曰爾既不能救而止之則季氏必遂祭泰山矣雖然季氏雖祭而泰山必不享彼林放尚能問禮之本曾謂泰山肯享非禮之祭而不知林放乎聖人言此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再求也○文林貫旨云救是正其僭祭之非○通義云曾音層不料之詞反詞也○揚

○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再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敢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禮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未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

范氏曰再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

明云曾猶乃也泰山是個聰明正直之神不知字勿著是只是言林放人也尚知文勝之非禮泰山神也肯享非分之祀乎此借林放以決泰山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意○諸說辨斷湯霍林曰歌雍舞侑猶在家廟耳泰山之旅公然行諸侯之事於邦域之中肆無忌憚甚矣此與謀伐顯更同○存疑云泰山既如林放則季氏之祭必不享其祭為無益可以止矣林放尚知繁文之非禮冉有乃不能救僭祭之非也亦可以厚愧矣一言而季氏君臣俱受其禁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通義許自雲曰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叔各一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為之旅泰山若代魯行事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可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嘆也倘冉有必欲不潔季氏之惡則如閔子辭其仕可也

集註旅祭名圖史合攷云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玄註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云旅衆也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群神而祭之○宜照解云旅陳也因事而陳萬物以享

泰山山名云云大明一統志卷二十二云山東濟南府泰山在泰安州北五里即東岳岱宗也○五經通義云泰山一名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群岳之長○詩閔宮篇云泰山岩岩魯邦所瞻○通義金仁山曰泰山東嶽也在今兗州龔慶府奉符縣為魯國之望

禮諸侯蒙引云記王制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各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按天子只當祭天地諸侯既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則天子不得兼之矣王制出漢儒蓋祖書武成所謂告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云耳此非所例也

國史記三王世家褚先生贊云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東方者取青土封南方者取赤土封西方者取白土封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字彙曰說文从之从王从寸徐曰各之其土也寸守其制度也

細註五嶽張九韶群拾唾卷二云五嶽

卷之三

東岳泰山 峻南岳 衡山 衡
西岳華山 北岳恒山 恒
中岳嵩山 四瀆同
卷二曰四瀆江 汴 泗 濟 淮
淮 汴 泗 濟 淮 泗 濟 淮
濟 泗 濟 淮 泗 濟 淮

集註再直家語弟子解篇
云冉求魯人字子有仲弓
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屬冉有字彙云厲激也亦
絕也

范氏曰云云存疑云冉有
為季氏宰適有祭泰山之
事故夫子欲其救之此出
於實心范氏說得刺了
不輕絕人云云通義許白
雲曰不輕絕人句絕盡已
之心一句是言聖人
教誨之道也孟子告子下
云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
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通義輔氏曰聖人
以人待人不能
逆入以為不能而輕棄之
盡已之心述事之宜而
順導之不能雖在彼而
教誨之道則未嘗不行
乎其間也 章圖云右第
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
教弟子而做強臣以見
正名分之意

仲維徹是僭天子之樂放
泰山是僭諸侯之禮
子曰君子云云燃犀解云
無所爭就心體說
必也射乎揚明云射指
御射實射言
揖讓而云云燃犀解云
揖拱手也升升堂也下
下堂也飲罰酒也○說
文云揖手著胸也○講
述
云揖耦揖也讓揖而讓
也
升升堂而射也出次一揖
當階一揖及階一揖是始
事而揖讓如此下自堂而
下也飲升堂而飲也下則
相揖以降升飲則勝者揖
不勝者是終事揖讓如此
○照解云揖讓之處爭之
地絕無爭之迹斯其爭也
依舊是無爭之君子也信
乎君子無所爭也○淺說
云君子恭遜初無所爭必
也惟于射而後有爭乎蓋
所射有中正所中有多寡
而因以較其勝負是亦爭
也然其未射也則自出次
以至階自階以至堂凡三
揖以讓而後升也及其既
射則相揖以降俟眾耦皆

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

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

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閻自八份舞至旅泰山五
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
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
同意朱子曰是通之宋氏
公遷曰此皆為諸侯大夫
強僭而發而其辭則有輕
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
奚取於三家之堂譏之也
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
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既灌
之後歎之也五世三世希
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
微則皆做戒之微意而見
聖人憫亂之心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
解立飲也是則雖有勝負
之較而自始至終但見其
相與雍容揖遜而其爭也
終亦君子而異于小人之
爭也以是觀之信乎君子
之無所爭矣○蒙引云下
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
射畢揖而下既下復揖而
升飲也○揖讓而升下而
飲此揖讓二字應貫下而
升下飲三節集註雖析解
而不脫揖字

集註大射之云云通義許
白雲曰大射為祭祀射王
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
侯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
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其
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
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
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
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
子必習於射也 耦進章圖云
耦對射者亦作偶○蒙引云
耦進三揖耦不止三耦天子
八諸侯六畿內之

平但未有明徵 禮記尊者舉
解甲者舉解甲者舉解甲者
注疏並云三升曰解禮以小
為貴者尊解甲角角又四升
則解宜小於角矣說文謂解
受四升誤 ○圖史合攷云解
酬酒之器疏云解者適也容
九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底二
寸木為之紅飾 從豆所以承
解設豐將以 飲不勝者也其
形似豆而 甲 決於又云疏
云決猶 闔也以象骨為之著
於右 手大指所以鈎弦而開
弓 體或以算為之○又云拾
一曰遂射鞬也以畫為之
著於左臂以遂效非射時
則謂之拾拾飲也所以蔽
膚飲衣也 禮記曲禮
陳註射中央把處也
大射賓射燕射將祭擇一
射澤宮曰大射諸侯來朝
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射
賓射於寢曰燕射○胡氏
說勝者不飲乃揖而已不
勝者取解立飲所謂罰爵
也○吳氏說勝者升而飲

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
取解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射賓射燕射
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土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
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
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階之東
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階北面
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
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
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眾耦升射皆如上儀
畢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
爵勸飲之意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
以是為罰

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
若小人之爭矣 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梁子
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

是不爭也畢竟為君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爭得來
也君子語勢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
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
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
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
樂夫當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
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或問
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已
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
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
血氣○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
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
嘗少有怨勝已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
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
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也○吳氏後說同于胡氏
○吳氏第三說勝者升而
飲不勝者又立飲也○許
氏說不勝者自飲也罰爵
也同於胡氏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因射禮而見君
子之禮讓

樂記篇 不怨勝已者
見孟子公孫丑上

子夏問曰云云詩衛風碩
人篇云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講述云子夏之疑只
疑素以為絢一句註以倩
盼之美質為素是說逸詩
本旨○通義許白雲曰子
夏只是疑以為絢兮一句
作以素為絢意故問按字
書米成文曰絢會五米以畫曰繪本意是說用素以為絢謂先有素却絢之故夫子答之以繪畫
之事在素功之後詩意上二句賦體下二句比體謂女人有倩盼姣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
美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是集註添此下層說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音
莫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

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為絢兮一句
夫子所刪也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
左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
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倩好口輔也

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盼自黑白分
也素粉地畫俗作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

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

文素以為絢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

雙峰饒氏曰巧
笑美目二句賦
中涵此意

失也邢昺爾雅疏逸書者雖是尚書不在今尚書百篇內故曰逸書然則此曰逸詩者亦不在今
詩三百篇內故云爾

也○蒙引曰倩非口輔之好也笑則見其口輔之好好字即是巧笑之巧字○集註倩盼訓本碩
人篇毛詩無目字

黑馬融云盼動目貌

子曰繪事云云蒙引云此
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
絢兮一句之義以釋子夏
之疑○通義金仁山曰後
去聲凡前後之後上聲後
之之後去聲也

考工記許謙詩音釋
云按考工記周禮司空之
篇亡漢儒錄此三十一名
考工記以備數耳

曰禮後乎云云燃犀解云
禮專指儀文言後對人之
素心看乎字乃商悟語非
問語也○知新目錄鄭申
甫曰乎者疑辭禮指心之
本體而言此以絕白自然
之禮在焉實即為文禮原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

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

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字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

猶繪事必以粉素為

不落後也即約禮之禮悟
得深矣故夫子有起予之
嘆○又焦滿園曰起予者
商也非發夫子之未知處
發夫子之未言處耳○脉
云夫子但引而未之發得
子夏一言不覺十分快暢
故曰起予非發夫子所未
知發夫子所未言不徒發
夫子所未言併先王制禮
之精意亦能發之千載晦
昧之后也

始可與言云云燃犀解云
始即方字意可與是許之
之詞言詩取其得從先反
本之意

集註起發我之云云通義
金仁山曰夫子隨疑而答
但示後素之證子夏觸類
長因知禮後之說聖人之知非待子夏而後發聖人之意又因子夏而及此爾言此以進子夏也
故皆可與云云學而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蒙引云子貢因論學而
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皆謂有得於詩詞外之意也 甘受和云云禮器篇陳註云甘於五

味屬土土無專氣而四時皆王故甘味能受諸味之和諸米皆以白為質所謂繪事後素也以此
二者况忠信乃可學禮人無忠信則每事虛偽禮不以虛偽行也大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馬氏曰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故甘則受和白則受采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和文其味來
文其色禮文其忠信質不
立於內則文不行於外故
曰忠信禮之本

繼其志中庸十九章云夫
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也

以此老子二十一章云吾
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按以此二字文法本老
子坎

細註孟子云云見告子
下篇
章圖云右第八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因論文質先後
而致稱許之辭

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宋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

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為
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
之以致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
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明擊則無
由發揮於外一番說
起則一番精神也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見

而篇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
末章

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
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倪氏曰記禮器云

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
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

信嶺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
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為質
亦本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
禮器

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
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
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
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

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國哉高叟之為
詩也為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
所謂起予則亦
相長上之義也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謂
教者與學者交相長也○南軒張氏
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
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

知禮文之為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

子曰夏禮云云蒙引云聖

人欲使二代之禮得傳於世而二代之禮自無可傳之機也夏禮吾能言之然必有徵然後人信之今則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然必有徵而後人信之今則宋不足徵也取徵者正以典籍放逸人才衰落故也典籍放逸則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者何在人才衰落則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何有此夫子之所以難於言也又繼之曰足則吾能徵之矣今也不足可惜哉○存疑云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此嘆也○又云問夫子若得位自有一番制作觀答顏淵問為邦可見然文獻不足徵終是有遺恨○圖解云禮指制度文為○然犀解云言字深看與禹湯精神寔有會通處豈待徵文獻○又云不足非全無但故典散亡

老成凋謝存十一於千百耳○正蒙云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有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知新日錄鄭申甫曰周禮原監夏殷周未文勝大非其舊天子欲以夏殷忠質救周之文而文獻不足故致慨云夫子豈不能言之但無徵則不信耳夫子非思夏商也思周也○直解云孔子說昔者禹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有夏一代之禮者我能言其大略然有證而後人信之今夏之後代雖有杞國尚存然不足取以為證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為有殷一代之禮者我亦能言其大略然亦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國尚存然亦不足取以為證矣○通義金山曰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

子有起子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各東樓公諡號

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各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徵知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

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

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宋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得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尤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大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宋

之明矣此其所言蓋謂二
代制度文為之詳耳雖當
時二代之禮亡失將盡而
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
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
之意必欲得典籍故舊以
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
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
訖不見其成書之盛也其
間凡於禮記者又多雜以
門人經師之說惜哉○問
舊說足則吾能徵是欲使
人信吾言然否孫栢澠曰
徵字即本諸身徵諸庶民
之謂夫子此處明是欲定
禮樂以為萬世則欲人人
還雅意非止求信吾言矣
集註杞夏之後史記杞世
家第六索隱曰杞國名也
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
王克商求禹後得東樓公後封于杞即今開封府杞縣○大明一統志卷二十六云河南開封府
杞縣在府城東一百里古雍國黃帝之後殷周皆以封夏後為杞國

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
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
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之禮
實監三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
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
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
證得聖人論者三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為百主損
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三代之
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
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
○**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持有闕耳○**雲**
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
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為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
庸則以為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
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為文獻要皆
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通考**詹氏道傳曰東樓

殷後子姓公爵武王封微子于商丘之墟奉湯祀即今歸德府○一統志二十七云河南歸德府
古商丘湯所居亳都地周封微子於此為宋國○杞宋世次圖見圖史合攷
章圖云右第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歎惜先代損益之常之禮

子曰禘自云云**燃犀解**云
禘是魯禘勿入王者之大
祭○揚明云往是降神之
後○直解云灌者祭最初
一著既灌而後正行祭時
○**燃犀解**楊維節云灌者
祭之始也此不欲觀明謂
終無可觀矣是夫子微詞
○又夏彙仲曰不欲觀三
字而語甚婉作文只空空
描寫要會其欲言不言隱
然歎息意方妙勿讀禘字
與不敬等語○**覺路**云自
既灌而往包禘之始終言
灌後禮行九獻樂舞八佾
所以不欲觀○直解云往
字解做後字孔子說我魯
國君臣舉行禘祭我也曾

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
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士世祖得商頌
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天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
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
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宋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群廟之
主不敢難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者
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
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

齊頭四書大全 詩經

在大廟中觀其行禮何如但見他未曾降神之先誠敬尚在猶有可觀及到那灌地降神之後君臣之間都懈怠了雖有陳設的俎豆升降的威儀全是虛文無一些恭敬誠恪的意思到這時節我之心不欲觀之矣○講述云夫子不欲觀禘意在僭祭其云既灌而往者婉詞以為魯諱也不然魯之君臣凡祭皆然何獨禘哉觀下文不答或人問可見

集註趙伯循曰通義金仁山曰唐儒林傳啖助門人趙匡陸質助卒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為春秋集傳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春秋纂例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稱為趙夫子集註以犯廟諱舉其學說具春秋纂例宣川有版本朱子載其言於或問而入其要於集註○集註於周程張邵稱子於諸儒稱氏馬氏陸氏賴是時人稱字張敬夫類是趙匡唐人而不曰趙氏以稱字者辟大祖也詩傳亦匡衡為

唐衡是之類也
禘王者云云圖史合攷云公羊傳曰禘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又後漢張純曰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陰氣在上陽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又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蒙引云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禘帝也祭其所自出之帝也禘者合也合群廟而祭之也○又云禘是祭之至遠且大者愚意夏商以前未有至周禮制大備左有此歟若四時之祭及禘祭則止於太祖若禘則遠追太祖之所由來者故曰王者之大祭也通考云王者立三年喪畢之明春行之○知新目錄表了凡曰爾雅云禘大祭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故知為王者之大祭趙伯循之言據喪服小記也小記云禘其

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

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失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通考**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灌者方祭之始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用鬱紆勿也反鬱丑亮反之酒灌地以降神也宋子曰鬱鬱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望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實之於蕭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慶源輔氏曰僭祭為灌懈怠為又失禮故發此嘆也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

曰天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而立四廟○蒙引云王者
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則遠甚矣故
不立廟嘗祭之時但設虛
位於始祖廟中而退始祖
之主於南面以配之周之
禘也以稷為始祖以帝
嚳為始祖所自出之帝魯
之禘也以周公為始祖以
文王為所自出之帝不王
不禘魯諸侯也安得用天
子禮樂與周家並哉
成王云云重祭禮記明堂
位云成王以周公勳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
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
所以勳勞者故賜之以重
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子嘗曰至其衰矣

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見徵也又曰吾觀周道幽
厲傷之由二主吾舍魯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春秋時為諸侯望國周之典禮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儒書在焉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宋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魯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後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以文王為云云知新日錄李南黎曰註以文王為所出之帝此例天子之禮而臆說也成王賜伯禽之祭其說祖於明堂位觀其所記只云祀周公初未嘗及文王蓋魯只是用禘之禮樂以祭周公未嘗敢祭周公所自出之

文王若果推及文王則文王之王嘗置在何處故知臆說也○表了凡亦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之說為非見知新日錄
鬱金為貫百二十貫紫以煮之鬱金乃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乃遠方鬱人所貢故謂之鬱鬱今鬱林郡也時珍曰此鬱金香與今時所用鬱金根名同物異唐慎微本草收此入彼下誤矣按趙氏則六書本義鬱字象米在器中以匕扱之之意鬱字从日奉至置干几上鬱有鬱飾五體之意俗作鬱則鬱乃取花繁酒之意非指地言地乃因此草得名耳○蒙引云鬱鬱金香草也鬱其氣芬芳條暢也釀和黍酒和鬱金香草和黍也○圖史合攷有鬱鬱和黍之圖云鬱鬱葉如麥門冬花如芙蓉和黍即黑黍也苗如蘆○又云周禮鬱人掌裸器凡大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鬱以實爨而陳之下士二人注鬱金香卅和鬱以灌達芬芳於神鬱人掌其和鬱而飾之下士二人注鬱釀和黍為酒用以灌和黍黍一桴二米和氣所生謂之鬱芬芳條暢於上下也○通義許白雲曰灌用和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紫以煮之曰以掬柞以柞以搗之而和酒中其芬芳暢達故謂之鬱鬱用圭瓊盛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又曰魂魄者人身之靈也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氏註氣謂虛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蓋凡人身之精明皆魄也聰明特舉其類爾如心之能記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皆魄之所為其所以使之能如是者則魄所謂即氣也故魂與魄合則能運用而為入魂魄離則氣升魄降而死矣祭者必合已散之魂魄而來享故燔燎馨藉醜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醜以俶繼加以鬱鬱以報魄也馨香上達故以求魂鬱鬱下達故以求魄各從其類也
細註血管管字彙曰連條切音聊腸間脂也○玉篇云力彫切脂膏也
蕭說文云艾蒿陸機云荻蒿或云牛尾蒿白華莖蠶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祭祀以脂蒸之
集註失禮之中云云蒙引云春秋所書郊禘或以下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羊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見禮公三十有一年胡傳天子嘗云云又曰云云此

以下至衰矣禮記禮運文

陳註幽厲之前周道已微其大壞則在幽厲也魯周公之國而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則非禮矣周公制禮作樂為萬世不易之典因子孫之僭禮而周公之教衰矣

考之當今云云蒙引云考之當今又如此註云魯事非也須兼周與魯言謂考之周則為幽厲所傷考之魯又有禘郊之僭也

章圖云右第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歎諸侯僭禮而見正名分之意故泰山是大夫僭諸侯之禮禘是諸侯僭天子之禮

細註后稷帝嚳之子

或問禘云云揚明云或是當時人未知姓名問禘問魯之大祭說指用禘之義○燃犀解云禘有三曰五年一禘祀始祖所自出是也曰一世一禘君薨卒哭而禘遂禘於廟

器之外○文林貫旨云於天下於字當治字看○諸說辨斷云翻余細玩此章本文不自治天下而曰之于天下說者俱就治天下上講如何圖不必實作治意講而示諸斯示字亦不必作視字解而斯字即著在禘上說夫子言有人知得此禘則其于天下之事體俱有若昭示于斯禘上至于指其掌者正打著示諸斯斯字之光景而言也如此說似勝諸錄曰然○講義云示諸斯與中庸不同彼言治國所以易此言雖天下且易之正以禘之難知禘貼○燃犀解云斯暗指禘說○摘訓云然夫予之所謂斯者是果何所指哉乃自指其掌而言也○合塚云指其掌是夫子指之以明如斯之意而門人從後而記之也一身指揮皆屬掌至近至便舉而措之在我而已以天下之治而如指掌以運掌之治而由于知禘禘果易知乎哉此所以不知也須知天下二字有意義見其為天

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絡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生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謹者故以不知父之示與視同指其掌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日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禘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宋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禘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遠絕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

祭絡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宋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禘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遠絕

子事言天下則魯不當禘
明矣○續百川學海宋丘
光庭兼明書云指其掌者
孔子以一手指指一手之
掌中此三字是當時狀非
謂示以掌中之物也

集註先王報本云云通義
蔡先曰祭先之禮莫非報
本追遠禘是報本中又報
本追遠中又追遠○合喙
云註中先王報本等句是
朱子推高子層富子不知
上練數句不可入講話中
不知也只云禘至大禮也
立始祖之廟而行以五年
其沈有所當立者推始祖
之出而配以至祖其尤有
所當推者意義精深禮法
微妙非尋常所易知也○
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報本追
遠祭宗廟者皆然惟禘為最深仁孝誠敬祭宗廟者皆宜盡惟禘為
當至深字與至字相應皆說禘祭處切不可輕讀過又曰仁誠是體孝敬是用合此二者然後可
禘仁誠所該者廣孝敬獨至禘言自仁誠中發出孝敬一節既足以感禘祭之祖則仁誠之發以

應德事何所不當又曰仁孝誠敬四字極精深孝敬至於禘仁誠關之於天下禘者孝敬自仁誠
之本發出則禘固全四者治天下而以心之至誠而盡夫仁則何事不極其尊有此四字方見
禘與天下是一貫夫子所謂知此而盡天下者正在此仔細體認○蒙引云大抵此先王報本追
遠之意仁孝誠敬之極者也故既立始祖之廟以為
百世不遷之祖而又為五
年一禘之制推其始祖所
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
廟而以始祖配之蓋推始
祖之心以及於其所自出
之帝也噫此人倫之至也
人道之備也無以復加矣
故非察理之精微誠敬之
極致不足以與此○又云
集註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此此接上文先王
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
言其難知也蓋此箇道理
極精微而遠大粗淺的人
如何推度得到此自非自
得此一段深遠意思行便
不到故程子曰惟聖人為

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
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
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
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
難也此尚明得何况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自
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
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
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
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
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
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太段見得道理分
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
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
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
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
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

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
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下人感萬民亦初
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
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
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賈
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
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
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
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為說
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况又魯所當謹乎以報本
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
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真氏
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身出於父母也
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
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
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

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若周家自成康以後固無不禘者大抵都是依故事行耳若求能自得此一段意思者蓋寡故曰非或人所及也○又云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體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而不王不禘云云

禮記大傳語○通義輔氏曰禮不王不禘而魯僭為之講也傳曰講國惡禮也○程復心曰非或人所及便胡亂說不得又魯之所當諱便直白說不得故但告以不知

明且易講述云理在目前日明機猶及掌曰易○通義輔氏曰言如視此掌之明白而容易也理無不云云蒙引云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吾心之誠無所不格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推廣禘之功用而隱其義

中庸云云見十九章

祭如在云云圖解云如在就心上形容不重先祖來格○諸說辨斷楊慈湖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于如在○問祭如在祭神如在兩如字何也鄒泗山曰加兩如字此門弟子記錄之辭若夫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也○存疑云聖人之祭其先也先人往矣非真存在也聖人孝心純篤像似先人在那裏一般其祭外神也神道存法非真有在也聖人敬心純篤像似外神在那裏一般如在特言其誠耳○蒙引云問人致其孝誠以祀其祖先果有祖先來享之事乎曰難言也先儒論之似詳矣然愚以為多是王於

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當速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為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峰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誠也

通考宋氏公遷曰天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至也

天上只是七廟禮記王制篇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

祭如在云云圖解云如在就心上形容不重先祖來格○諸說辨斷楊慈湖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于如在○問祭如在祭神如在兩如字何也鄒泗山曰加兩如字此門弟子記錄之辭若夫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也○存疑云聖人之祭其先也先人往矣非真存在也聖人孝心純篤像似先人在那裏一般其祭外神也神道存法非真有在也聖人敬心純篤像似外神在那裏一般如在特言其誠耳○蒙引云問人致其孝誠以祀其祖先果有祖先來享之事乎曰難言也先儒論之似詳矣然愚以為多是王於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

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為祭先祖也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不生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

論語

二四

子孫一念不容已之心而有是也如天地山川社稷之類生氣萬古不化隨祭而享其理固真若夫人死則魂已歸天魄已歸地隨化而盡矣一有結疑未散之魂則以為妖為厲而非其常矣惟其所傳之氣在於子孫而猶一貫此則理之無足疑矣但其父子已散之氣終無復聚之理所謂往者過來者續乃所以為天地之化也若其已散之氣又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有潛寓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去去來來只是這些氣了而佛氏之說儒者不當全斥其誕矣夫大抵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心之異於禽獸也况豺獮亦知報本人於祖先能無時時致其思乎思之則必有以致其如在之誠而宗廟之立祭享之儀齊戒之禮自不容已者矣然亦豈能必其果來享與否哉古人謂廟則人鬼享又曰先王享帝立廟所以聚其散如此之類不可勝舉

蓋其意自有所屬而究竟到底則愚之說亦其所緣起之義而或末至大戾也然但可與仁人孝子言而不可與薄夫俗子道正為恐得罪於古人耳曰來被諸君詰難窘迫始發其愚以俟斥正○北齊永安簡平王俊高觀第三子也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俊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見北齊書列傳

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脉之較然可觀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虞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且生者則固浩然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夫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

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姜入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簋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問非所置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

集註祭先祖也講述云先祖兼考妣言是在家之祭祭外神也又云外神天地山川等皆是在官之祭細註洋洋乎如在云云中庸十六章又朱註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脉之較然可觀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虞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且生者則固浩然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夫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

子曰吾不與云云揚明云

此是孔子平日之言門人引來說○講述云如不祭只是不得致如在之誠兼先祖外神○燃犀解云張天如曰上一如字以心之疑慮言下如字以心之歉處言惟當事而心有所疑故離事而心有所歉耳三句一直下以心恍惚之臨日在以我心而親臨于神曰與吾字重乃先祖之遺百神之主也不指夫子自身言不與祭亦就如在之心設言之非實事○合喙云所謂心之祇肅為神之精靈神由心造是也此我與祭則身之所在必亦在焉心之所在神亦在倘不與祭則身且不在心安能盡心既不盡則裸虛文也等之不祭

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須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聲與去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儉音愛然莊子逍遙遊篇云自視缺然○增韻云虧也也也

是故郊則云云韓文十一原道云郊焉而天神儼廟焉而人鬼享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言祭祀之誠前一節記孔子祭祀之誠後一節是孔子自言其祭祀之誠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音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左有此神若無此誠則吾不與祭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王孫賈問云云圖解云媚

是謂媚以求福意○諸說辨斷沈無深曰一說與喻近臣竈喻執政管登之云所謂與必指彌子瑕侍人瘠環之屬其時孔文子執衛政而賈與祝鮀預焉是所謂竈也蓋有激於衛人之舍執政而結靈公之近臣者故發此傷時之問朱子謂諷孔子之附已未必然○覺路唐士雅曰何謂非詰問之詞乃諷孔子口氣賈意孔子欲仕定須藉我援引故問時俗所云

集註王孫賈人物考圖史合攷等有傳

親順也通義程復心曰親近也順從也近之而不從未是媚從之而不近亦未是媚既親且順所以為媚之與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窻東南隅謂之窻西南隅謂之窻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與而祭祀及

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慶源輔氏曰禮為虛非言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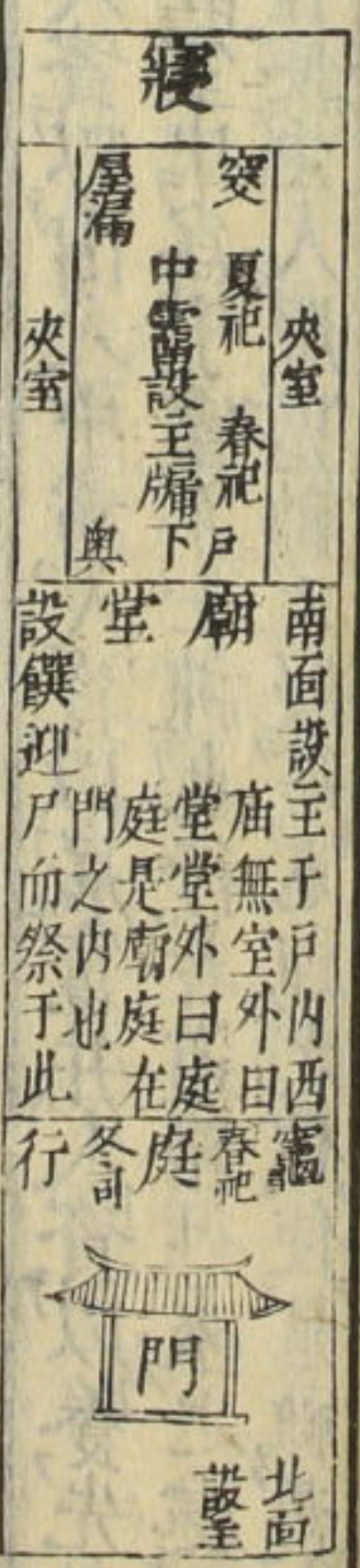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通考東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

室西南云云圖史合攷曰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窻東南隅謂之窻西北隅謂之窻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與而祭祀及

五祀與設之圖



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霤主北向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

竈則設主於竈陞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宋子曰陞是竈門外平正可與柴處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月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閭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與本是一神以與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與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

尊者常處

名云窻造也創造食物也

史記云李少君以祀窻術

見武帝於是天子始親祀

窻自漢以來始有窻神之

稱淮南子云炎帝死為窻

神路史云蘇伯始為窻神

東觀漢記云陰氏臘且晨

炊見窻神以黃羊祀之

朴子內篇云窻神每月晦

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

紀小者奪算

述云五祀月令春祀戶夏

祀窻中祀中霤秋祀門冬

祀行一說謂門窻中霤行

井謂門與戶同用不必重

井與窻同功不可缺○通

義許白雲日月令五祀蓋

殷禮也周天子則七祀加

司命與厲此見祭法篇諸

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

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於厲曰門曰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圖史合攷曰按五祀見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唯祭法加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戶竈中雷門行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為戶竈中雷門并祭法五祀不見佗經而鄭玄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獨商制也五祀或言行或言并楊慎云并即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并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戶人資以出入中雷人資以居竈井人資以養先王與此所以報之

禮記月令云云鄭玄註室中為中雷亦土神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戶於奧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與權臣比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飲食也竈者老婦之祭或是老婦為戶朱子謂竈戶恐是膳夫為之
時俗之語通義金仁山曰上二句蓋當時俗該故王孫賈設問何謂也○又曰何文定曰所謂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者蓋五祀四時之祭皆於此乎成禮是其有常尊也然不專主於一而若戶若竈若中雷若門若行皆先祭其本所而後設饌迎戶於此是其非祭之主也若竈雖卑賤不尊然在夏時則專主祭竈當夏時而專用事者故曰當時用事與有常尊蒙引云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也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柄猶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
子曰不然云云燃犀解云不然謂媚與媚竈都非是○知新日錄湛月泉曰天非蒼蒼之天也人心之心即天也何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媚於奧竈有媚之心即害心害心則逆理逆理則逆天也得罪於父母者

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
宋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女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
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宋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雲峰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
謝氏曰

可因諸父諸母而釋之自
心自逆而自得罪焉又孰
從禱之哉○覺路羅文塘
曰權臣蔑視人主固是獲
罪於天如士君子附權臣
以求進用亦是獲罪于天
但夫子語氣渾渾兩意不
可指出矣○淺說云罪字
正指禍福言不必依小註
集註天即理也蒙引云天
即理也愚謂天之所以為
天者理而已矣此註蓋謂
此天字非以形體言也又
非以生物者言也蓋就理
言也若謂只以天為理則
註何以必曰逆理則獲罪
於天又何不曰逆理則得
罪於理又何不曰逆天則
得罪於天而本文又何不
止曰獲罪於理無所禱也蓋孔子出
云耳○存疑云註天即理也此語有病不知只云天者理而已方無病這天還是蒼蒼之天至論
天之所以為天則四而已○淺說云天即理之說恐非夫子答王孫賈語意且逆理則獲罪天理

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
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寵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寵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與媚寵皆何所益蓋胷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

於文理亦不順書曰惟德動天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中庸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夫子又曰天生德於予天之將喪斯文孟子曰夫天未欲乎治天下合此數天字觀之則天之義可識矣○說文云天顛也高無上故字從大仰又曰水土之氣升而為天其尊無對通義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可此章圖云比如字或毗二反並也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做戒權臣之辭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言細註如對陽貨云云見陽貨篇

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與寵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狗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息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為咄咄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聞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傲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喪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云云淺說云夏尚忠商尚質其文皆未盛也周監二代之後集其禮之大成而損益之制度儀章纖悉具備郁乎文哉我生斯時則當從時王之禮况其禮文之盛如此又非有不可從者此吾所以從周也○燃犀解云周兼文武周公言○知新日錄表了凡曰監者斟酌損益之謂非加增添飾之謂也郁郁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孔子之從周即從先進之意非從其煩文縟飾也○摘訓云監字內便有損益意惟其損益則有以濟忠質之所不及而文盛矣○燃犀解表了凡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乃漢儒附會之詞天下自質而且趨於文唐虞視結繩已為文夏商視唐虞則又文周公制禮樂經制大備豈以繁文道天下哉○存疑云從周之言美周文之盛也亦遵時王之制也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其素志耳然使聖人得志而損益二代之禮要其從二

代者想不能多於周也

集註視二代之禮蒙引云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度文為言所損益者也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矣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歎美時王之制

細註夫子而信邦家見論語子張篇

夏時殷輅云云見論語衛靈公篇

夏后氏五十云云見孟子滕文公上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禮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

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身得不從周之

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

采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

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天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主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

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

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今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究愈滋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出顏子云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

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為邦之問

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

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

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慶

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

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

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

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

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

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

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

宜之文非從周宋文勝質之文也通考程氏復心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燔黍捭豚汙尊杯飲必其時可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

子入大廟云云

大廟二字便是書法宜看
周公大廟中用天子禮樂
多借踰天子○知新日錄
湛甘泉曰入大廟每事問
何以爲禮也禮入國問禁
入里問俗入門問諺入廟
問禮斯不亦爲禮乎禮也
者敬也或曰雖知亦問然
則聖人亦僞問者與曰非
也禮樂各物夫子雖嘗學
之至是乃驗其實也○又
李南黎曰孔子每事必問
非問周公所制之禮乃問
其變更問公所制之禮也
○存疑云聖人於禮儀文
器數平日講之孰矣入大
廟而每事問亦是臨時再
加審慎不敢有髣髴之心
是乃所以爲禮也故曰是禮
是乃所以爲禮也故曰是禮
疏正義曰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故左傳稱鄭人統此謂孔子爲鄭人之子也○
然厚解云或是指廟中助祭之人

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
案醴在室澄酒在下不用於
此時不文矣贊桴士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
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
以郁郁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鄭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大廟魯周公廟
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
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
廟於魯封魯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
禽始受封時拜

於文王廟也
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曰觀或稱鄭人之子
鄭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

知其爲少賤之時

是禮也揚明云是指每事問言即此就是禮不必說敬謹之

至○講述云或人譏夫子不知禮又稱其爲鄭人之子其詞傲夫子答之曰是禮也何等和氣孟
子於王驪曰我欲行禮等語則英氣盡露矣

集註周公廟大明一統志二十三云山東兗州
鄒魯邑名云云路史國名紀云鄒魯下邑

嘗爲其邑大夫
與孔子之父相識者

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

之至乃所以爲禮也

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

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然亦須知
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
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
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
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知是日以石慶數馬與張湯

曰禮者云云孝經傳二章
云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
父則子悅云云○講述云
禮者敬而已矣每事問乃
敬謹之至即此敬謹便是
禮便是知禮或人何以
知之○知新日錄高中玄
曰尹氏以爲禮者敬而已

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然
否曰此曲說也若以雖知
亦問為謹之至則必今日
入大廟每事問明日入大
廟又每事問豈不迂濶乎
可嘆歟若有二日之不問
則是知而不問不可以為
謹矣而可乎然則何如曰
蓋不知而問也曰聖人亦
有不知者乎曰禮之所可
知者理而已若夫器數陳
設登降周旋乃是人所制
者非問何曰得知蓋孔子
始仕之時初入大廟而每
事問耳或人之意曰孔子
聖人無不知者也乃何不
知而問而尹氏之意則曰
孔子聖人無不知者也雖
知而問然不知聖人實是
不知而問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助祭之禮以敬為本

不，知而問。
石慶云云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石慶
史記漢書共見萬石君附傳
張湯云云上問湯曰君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
以五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傳曰固宜有○見史記前漢等
仍叔云云左傳桓五年杜註仍叔天子之大夫
子曰射不主皮云云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射有禮射有武射禮射即鄉射也鄉射有二大射賈射燕射
是也此章所云射乃是射
射以三貫革知之武王散
軍郊射即大射也○蒙引
云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本
文上當用一禮字則他說
若武射如何不主皮但當
時尚武雖禮射亦主皮故
孔子嘆之○諸說辨斷王
永啓曰此鄉射非武射也
武射雖古亦主貫革春秋
列國兵爭但知有武射不
知有禮射古道泯然故夫
子傷之○又焦游園曰古
字所該者遠不指武王散
軍郊射之時此道自唐虞
夏商來已如此夫古道不
見於當時者不知其幾矣
夫子獨於此嘆息謂非憫
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

驟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
或人謂夫子為鄭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
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
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
節自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
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
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
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
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
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未
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
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冥氏曰邑大夫
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
也傳稱新築人仲叔於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
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賊夫人之子皆謂父之子
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黎彌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
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音
也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
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音
也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

哉○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古之道句言凡人皆當戰爭皆是武射而古人鄉射之禮廢矣非謂今人之鄉射至於貫革也謂之鄉射者以別於軍旅之射而言○微言湯霍林曰此即一射以傷世道之不古不專指射言○燃犀解云古字不專指周初說不說今人所無而但嘆古人所有言外有無限感慨意○講述云古之道依託以武王散軍郊射時言也

禮記鄉射禮文儀禮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云云
皮革也洪武正韻云皮熟曰晝生日革

布侯而云云覺路顧岩史曰鄉射者三曰大射實射燕射畫布為正實射燕射之侯摟皮曰鵠大射之侯皮革也主皮則知此為大射耳
所謂鵠也孔叢子云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

謂之禁禁方六寸○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尺曰鵠勝也○塚又云與珠同音柁玉篇射珠也○狩又云野犬似狐而小出胡地陸佃云黑喙善守故字从干干扞也又狩侯射的也狩守在夷射者以能勝四夷之守為善故名
謂之正許白雲鵠大射之的正肩射燕射之的

義篇曰射之為言釋也釋者釋已之志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
但王於中云云正蒙云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記曰武王云云通義許白雲曰樂記武王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神昆撥務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散軍

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備故謂的為鵠
石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梁謂侯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侯豹大夫麋士狩凡侯皆以布為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為的故曰摟皮為鵠實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譜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為正今集註凡言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
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但主於中而去聲而不主於貫所以觀盛德也

但主於中去聲而不主於貫所以觀盛德也

華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欲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
樂記註欲軍郊射則不廢農事則不廢農事

周衰禮廢列國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

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

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宋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

謂起而伐紂者皆散而歸
民郊射謂為射宮於郊左
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
虞以歌為節此言行禮射
而息武射所以虎賁之士
皆說劍而服禪冕摺笏也
○禮記陳註云貫穿也革
甲鎧也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因射禮而歎
時俗之衰

細註 弧矢之利云云見易
繫辭傳上

不失其馳云云見詩小雅
車攻篇

發彼小狐云云見詩小雅
吉日篇

古者言之云云見里仁篇

子貢欲去云云圖史合攷云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註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
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若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
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其
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
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
首為之則謂之朝正告朔
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
二禮各有三名同月而為
之也每月朔之朝必朝於
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
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
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
於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
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
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
春秋特書文公四不朝朔
深致意焉○微言無障
曰子貢欲去餼羊是忿激
之論謂禮既不行虛名何
益固不若併去其羊之為
愈也夫子以名實兩存固

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
若有人體宜心正持弓矢又審處若射不貫革其禮
容自可取豈可必貴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
料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
觀德不全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
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
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
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
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
筆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
人皆可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
則射主貫革一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
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
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
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
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

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
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
篇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
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
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
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
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
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
所以三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
牲也必於祖廟者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

禮之幸，縱使有名無實，猶愈於并去其名。餘羊若在，此禮存影響，故曰羊存，猶得以識之。

集註 頌來歲云云，蒙引云：頌，頌也。曆有十二月，朔，十二月之朔也。朔，只是其初一，日舉朔，以說餘日也。○十二月，十二箇月也。月朔，每月之朔也。○通義，許白雲曰：古者以竹簡為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箇，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中簡上想，只是書朔之日辰及節氣。諸侯受云云，蒙引云：天子諸侯皆告朔，而註只言諸侯者，此章為魯事而發也。○特羊，正韻云：特，獨也。或作桓，一牲曰特。未殺若時，君告朔則殺而用之。○通義，金仁山曰：饋，猶今言生料也。本作氣，俗加食。○周禮，庖人註：始養，謂之畜，將用謂之牲。又牛羊豚曰牲。○魯自文公云云，春秋文公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

不視朔，杜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廟，今公以疾闕不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通義，金仁山曰：文公名興，信公六年四不視朔，註比而同之，懼也。子曰：賜也。云云，摘訓云：兩其字俱指告朔而言。○燃犀解云：愛非惜費，乃珍重之意。又云：禮非指大行之禮，只是亡於禮者之禮，愛非傷惜，只是不忍廢了。○圖解，呂子傳曰：愛，籛羊與作，春秋之意同。作，春秋因當時不能奉行，周天子之法，故寄其名于物，皆欲于空名上存寔義。○問答許鍾斗曰：古者諸侯各有紀元，天子所存只有正朔，若又併朔，不告則諸侯但知自專，而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子存羊之說，其亦存周之意也。故當王春周上說，惜禮維禮之說，不必用。○蒙引云：子貢之意在惜小

六年閏月，不比出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故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為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為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至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通考** 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楷，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楷，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東陽許氏**曰：朔之為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而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請而行之，請韻會云受言也。餼生牲也，蒙引云：有司備之則生。○通義，金仁山曰：饋，猶今言生料也。本作氣，俗加食。○周禮，庖人註：始養，謂之畜，將用謂之牲。又牛羊豚曰牲。○魯自文公云云，春秋文公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也。而可復也。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愴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愴之也。○**朱子**曰：愛禮存，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愴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

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

費孔子之意欲存大禮故不惜小費惜小費則反亡大禮於此可見聖賢所見之高下淺深矣○又云子貢愛羊猶是貨殖之見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都揚朱氏曰此章惜時君廢不當費之禮

子曰事君云云蒙引云事君自有事君之禮人臣之所宜自盡者今也事君盡禮人乃以為諂蓋以為諂者不知其為禮之當然也大抵當時君弱臣強人臣事君之禮且趨於簡便彼見夫子之事君拜心以下過仕必色勃入門必鞠躬執圭則如不勝趨進則翼如也君在則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是多少疑駭諂之云不亦宜乎○直解云禮是恭敬之見於儀文者乃道理當然的去處論是求論○燃犀解云禮自有當然準則盡禮不過是尋常節且不過其則如拜下之類人以為云云又云人字泛論論是微寵意非側媚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

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

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

以明禮之當然也

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眾而從禮宜時人以為諂也

程

人云云著述有易說國風小雅說禮記說歷代史議及遺文十五卷○本傳見宋史三百八十六列傳一百四十五

孔子於事君云云蒙引云蓋盡者在禮之外加則為諂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此夫子之所謹而時人之所惑也

細註拜下之云云見子罕篇

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只平說不見人我之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无我之氣象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都揚朱氏曰此章因事君之禮而歎時俗之衰

細註畏天命云云見季氏篇

定公問君云云蒙引云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仕之際則事權必重遣使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以禮處○臣事君以忠者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有身平時則恪共厥職而必盡

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

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巳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為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此章見君臣當各盡其道

論語三

其心有難則鞠躬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君以忠

之事○事君以忠恐及言平時不必擬到伏節死義處○講述云禮是心不忽

忠是心不欺只人一个心因上下而異名耳故臣亦有禮事君盡禮是也惟忠則禮盡君亦有忠忠信重

祿是也禮由忠而出○知新目錄牛春宇曰使字只是服馭之意非役使之使

○文林貫旨云使是使任以上臨下之義事是服事以下奉上之義如之何是

究使事的道理二以字作盡字看○章圖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立

之是時魯君臣皆失其道君不能使臣臣不知事君定公此問亦可謂切矣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君臣交際之道

臣事君以忠亦然馮氏謂以尊臨卑易以簡當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

要盡也未能若曰我未能盡待徐徐為之又恐取責於上往往多苟且含糊欺讓糴去故曰易以

欺臨下易以簡尤明白○中立不倚見中庸十章君君臣臣云云見顏淵篇國人寇讐見孟子離婁下篇賈善則離見孟子離婁上篇

子曰關雎云云知新目錄李九我曰關雎樂名關雎之樂古人用之房中者師

定公魯君名宋一昭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

平言之○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

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

足上正意也○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為

臣事君以忠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宋子曰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

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

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

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敷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

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

之言中立不倚與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

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讐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已各盡所當然所以

意也

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

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

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

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

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敷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

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

之言中立不倚與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

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讐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

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已各盡所當然所以

意也

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

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

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

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

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敷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

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

之言中立不倚與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

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讐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

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至於淫哀而不至於傷此其為指詩人性情之正抑又彰彰昭甚也○燃犀解云車公說詩謂關雎乃文王之妃大妣思得淑女以其理內洽外所謂哀樂是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而設言之備之管絃以代箴銘者朱傳云宮人作之誤也文王未娶后妃乃先有宮人乎○講述云哀樂就官人說勿指文王蓋官中之得失係國家之治亂故聖配道其憂樂之情如此不淫在宜其有見之不傷在不能無見之俱重后妃之德上小註憂止於輾轉反側而不涕泗滂沱樂止於琴瑟鐘鼓而不沉湎淫泆此皆宋註○存疑云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官人也官人何為憂樂官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恒關焉是固官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參考云聖人之德自然無淫與傷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二語是贊樂非贊詩也古人以詩詞被之管絃歌之朝廟孔子正樂值師摯在官而以關雎為樂之卒章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凡樂之作其聲和以緩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傷焉而傷惟關雎之樂聽其和緩之聲而不見其蕩聽悲思之聲而不見其慘此和平之樂所以可為樂頌之卒章也○李貞菴說云此重后妃之德上憂樂是詩人憂樂不是文王小註又是一意○四書講義云文王之得賢后妃也上有以承宗祧下有以端風化理當樂也止乎當樂之理自然不過於樂觀其詩不過曰琴瑟鐘鼓云爾何至於淫文王未得賢后妃也上無以承宗祧下無以端風化理當哀也止乎當哀之理自然不過於哀觀其詩不過曰寤寐反側而已何至於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安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曰此詩看來是官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作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耶情性左有邢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攷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泯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誨訃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

之德自然無淫與傷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二語是贊樂非贊詩也古人以詩詞被之管絃歌之朝廟孔子正樂值師摯在官而以關雎為樂之卒章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凡樂之作其聲和以緩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傷焉而傷惟關雎之樂聽其和緩之聲而不見其蕩聽悲思之聲而不見其慘此和平之樂所以可為樂頌之卒章也○李貞菴說云此重后妃之德上憂樂是詩人憂樂不是文王小註又是一意○四書講義云文王之得賢后妃也上有以承宗祧下有以端風化理當樂也止乎當樂之理自然不過於樂觀其詩不過曰琴瑟鐘鼓云爾何至於淫文王未得賢后妃也上無以承宗祧下無以端風化理當哀也止乎當哀之理自然不過於哀觀其詩不過曰寤寐反側而已何至於傷

女貞貞曰書人卷一論語三

三十七

集註關雎周云詩傳云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如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小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后妃禮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爾雅云妃嬀也對也寤寐反側云云詩朱註云或寤或寐言無時也反者輒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貌○蒙引云若據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蓋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豈失其正乎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乎

蓋其憂雖云云又云其詞詩人之詞也其音詩人之音也則其性情之其字獨非指詩人乎而上文所謂其憂其樂之其字同一指詩人也○徐若泉曰其樂其哀皆自好德上來從天理流出全不曾失其正○講義云朱註哀雖深樂雖盛等語是說詞雖極樂却是理當樂而樂不淫也詞雖極哀却是理當哀不傷也此純主理說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關雎一詩之章
細註朱子曰云云外人作云云蒙引云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在詩人為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修書時不當引入於此此條最惑後學今不得不泐錄以與讀者商之

秦沛之詩見陳風

國公問社云云百虎通云天子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封用五色土為之諸侯各割其方色土為之土皆冒以黃土○應劭風俗通卷八云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水土為后土地祇○正韻云社地主土神也字从示从土示古祇字俗作社○蒙引云古之建國者左祖右社必立社者人本乎祖且人屬也陽也故左祖必立社者人非土穀不生社兼稷在其中二神屬陰故右社有國則有社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修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愚竊謂宰我之然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為言抑末矣况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為人君之福乎○通義許白雲曰周禮禮記文及諸儒之說大抵社所以祭五土

峯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情性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安松商都亳安柏周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三

之神而以勾龍配勾龍者古諸侯共工氏之子也亦有平水土之功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之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左則北面其餘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土之唐以來其王則石為之其說見唐書張齊賢傳其祭天子用犬牢諸侯用少牢其日用用



都豐鎬也粟○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檉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為主今也以石為主非古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為虞氏禹為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况禹自有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可例論也○趙氏惠曰禹受禪於君故戰栗恐懼貌宰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粟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

我傷魯之弱欲其用威以制三家此又是替宰我附會○圖史合攷云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石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入正之意也○直解云一說湯海若歸正云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意蓋有所主宰我戰栗之對蓋勸之斷也夫子責之以三家之僭惟禮可以制之懼之以威是速禍也若謂宰我不知立社之旨而誤為此說則亦淺淺乎觀宰我矣○合喙云先王建國立社以祀后土為民前報其禮義至深哀公問社宰我宜以此對可與起其為民為國之心乃舉所樹木立論已非本意宰我斯時若謂社無常主惟德是主則宜有修德之說謂社無常建惟民寔變置之則宜有惠民之說

集註戰栗恐云云韻會云戰栗敬謹也栗主罇發之時將墜尤有戰栗之象

禮記卷之六

子聞之曰云云文林貫

云聞之是聞宰我之妄對
○點石云成遂既往三平
看勿以既往摠上二項須
泛說責宰我意繳在末事
已就為成勢必成為遂成
之久為往說謂陳其是非
諫謂申其匡救各謂指其
愆尤○存疑云三句泛說
責宰我意在言外○微言
王觀濤曰成在遂後既往
又在成事後○講述云成
事三句甚言其不足責所
以深責之也說特言之而
已諫有救止之意遂是事
未成而勢不可回既往一
句承上蓋已成已遂皆過
去事故曰往說之諫之皆
罪責他故曰答○李南黎
曰三家勢既成魯君假借之失亦既往矣言不可行適以啓釁不若脩德政振紀綱以默消其心
而漸收其權也夫子責之其意微矣○蒙引云成事不說三句往者既不可容來者其可以不謹
哉故曰欲使謹其後也三句只是馴不及言意三句皆泛失言之意在其中雖云不容其既往實
以警之於將來○通義金仁山曰告君之說與告他人不同如夫子對哀公好學之問乃以顏子
不遷怒貳過之德告之顏子無爵無位非有可怒過為之事權而獨舉此蓋哀公為人躁妄故借
顏子之德以藥哀公之病今其問社宰我乃以使民戰栗告之哀公躁妄豈不生事所以夫子深
咎之然此三言亦或當時
左言而夫子備舉之也○
又史氏曰三句亂氣嚴止
是責宰我之言成事遂事
既往是言已出之意不說
不諫不答皆言責之無及
於事之意夫子嘗以於予
與何誅之意而責宰我矣
辭氣略與此同皆是以不
責責之者語錄謂三句蓋
馴不及言豈可以輕發
哉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鄙
陽朱氏曰此章責弟子應
對之失
○細註所謂斯
言云云詩大雅抑篇文
宰我在言云云見先進篇
子曰管仲云云燃犀解云
器是人之器局分量器小

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

命則戮之於社也
通考
通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
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
王勝商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
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
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
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
千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
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
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
以是為說反有妄對此
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答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

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
反
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
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
事如何不可救矣子曰
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
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
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
人者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
况道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之器小哉

責其本不指它的伯功仲

的功業儘好惜其不明于

學為富強之計而局量無

幾到底不是大受的人

第二曰管仲夷吾者穎上

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

云云

大學之道云云

存疑云大學之道明德新

民止至善是何等局量何

等規模管仲不知此徒以

詐力相其君使齊桓功業

止於葵丘之會而終不能

遵先君太公之教以復文

武之舊律以聖賢大學之

道不猶鴻鵠之不侔哉故

夫子以器小譏之

局量褊淺云云章圖云褊

小狹也

○蒙引云局量褊

淺以內中所受言規模卑狹以外邊所設施言

○知新目錄曰盧永人曰局量以中容受言如盛

水盤孟大的容多水小的容少水規模以外面造就言如做成床屋大的闊幾尺小的窄幾尺講

器小用此兩句不能正身脩德等意俱未盡故或人疑之

○章圖胡氏曰初本局量作度量後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梁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

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

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

○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

以功利自彊其國若是王佐之材必不如此故謂之

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勉齋黃

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

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

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

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

因學者有間欲更為識終定為局其以局有器之義識字尚疎那一字之精嚴如此學者豈可以

疎略觀之

致主於王道通義金山曰所謂致主於王道不是要管仲輔齊桓公為王只是

要教他行王者之道入之大倫有五行之各欲當於理先王之道不過如此人倫之中君臣為大

桓公雖曰尊周亦多是自

強其國諸國貢賦多入於

齊未為盡臣節如周二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正

是王道湯未伐桀武王未

伐紂以前皆是王道非謂

湯武伐桀紂取天下為王

了左是王道伐桀紂自是

不得已為之所遇時不同

耳

見孟子勝文公下篇

管子四書卷之三

四十一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民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人益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各事見形旬說苑劉

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

而在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

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疆可與取天下君恃

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

管子有三歸之臺為遊觀

之所○史記管仲傳註正

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

謂嫁曰歸何晏集解包氏

說亦不以三歸為臺名曰

三歸娶三姓女宋子非其

說○大明一統志卷二十

三山東兗州府三歸臺在

東阿縣西二里世傳以為

管仲所築○直解云補按

三歸查無定說或謂一娶

三姓女或謂以歸氏之左

右與中又或謂據齊家有

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合

上下四方凡幾千尺以高

尺統之用積算法得方臺

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

三歸法又或謂楚王作中

天之臺二休而後能至其

上三歸或是此義愚意此

言其後後二說庶幾近之

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

唯子是匡言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宋子

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

段意只與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

容他不知禮處便是管竊恐不可做三妻說○厚齋

馮氏曰以歸氏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通考仁

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

也其自相乘凡為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

又以上下方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二分損二

為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

積算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方尺謂之三歸法攝

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為非儉礪

兼也家臣不能具管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

其後

○尾云歸即筆法歸除之歸用三歸之法作臺高也

○細註劉向說苑云云說苑云齊桓公

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

賜之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遂霸天下○四

書覺路云許慎卷曰按說苑桓公有疑仲之言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後來蕭何買田宅比皆

學此意

厚齋馮氏曰云云馮厚齋三歸註能合于說苑乃歸氏之左右中也

兼攝而一人管一事則宜

多俸祿亦多大夫所得公

家之祿不足供之此二事

皆言仲之奢以答或人之

儉

然則管仲云云微言鄒嶧

山云儉者每斂約而不濶

大故疑器小為儉知禮者

多顧大體而不吝吝故又

疑不儉為知禮○文林貫

目云邦君是諸侯○蒙引

云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

生奢而犯禮特器小中之

二爾孔子只是應或人

之問非直以二事証器小

也

史合攷曰爾雅云屏謂之

樹疏云屏蔽也樹立也立

璿當門以自蔽也

然則管仲云云微言鄒嶧

山云儉者每斂約而不濶

大故疑器小為儉知禮者

多顧大體而不吝吝故又

疑不儉為知禮○文林貫

目云邦君是諸侯○蒙引

云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

生奢而犯禮特器小中之

二爾孔子只是應或人

之問非直以二事証器小

也

史合攷曰爾雅云屏謂之

樹疏云屏蔽也樹立也立

璿當門以自蔽也

然則管仲云云微言鄒嶧

山云儉者每斂約而不濶

大故疑器小為儉知禮者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論語三

跪在兩楹云云蒙引云垢受爵之器也依註以木為之高約一尺只在地不知今人承以案蓋古者地坐未有椅卓垢字從土恐是瓦器○國史合攷云明堂位云及垢出尊崇垢康圭玄首註云及垢及爵之垢也又內則云士卑於垢一孔穎達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作土垢度食也又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簠執以待於西堂角豈非及爵之垢有難盡通者乎垢字從土凡累土而為之者皆可名垢而垢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專為及爵設也爾雅云垢謂之垢郭璞註云在堂隅垢端也刑昺疏云垢者堂角堂之東南角為東垢西南角為西垢也然鄭註及爵之垢則因兩君之好會飲酒故耳本文謂垢之反而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及垢註云及垢向室也黃東發亦云及者向外之名垢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為兩君之好有及垢者蓋欲容其儀衛此眾而為此向外之室耳據特往以反垢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垢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反垢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為官室僭侈之事○蒙引云楹柱也謂兩柱盈盈然對立也垢在兩楹之間如今人把盞置案盞於廳前中央也

蘇氏曰頡濱東坡墓誌云作論語說時發孔子之秘云云○傳見宋史新編萬姓統譜等書 楊雄前漢列傳五十七云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所謂大器云云見揚子法言卷六註兵秘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出於是大器者也○通義金仁山曰規矩準繩惟其自盡方圓平直之理故足以為天下之方

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垢上於西間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垢取爵洗爵以酌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垢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垢也大夫則無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雁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垢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于垢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管仲之備○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

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

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眉山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都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

圓平直若是四者自有偏斜迂曲則何以能治天下之方圓平直哉
內變變字彙曰春秋傳賤而得幸曰嬖又愛也

管仲之功說文云以勞治國謂功

合諸侯正云云憲問篇云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云云

道學不明云云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奢而不知禮皆夫子器小言外事却自器小中來若器大見得大自不如此註中道學不明字妙

以詭遇云云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昔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與小人乘請辭朱註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通義胡季時曰楊氏範字雖未必為器字發而最可見器字詭遇而不範管仲之器小也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或人宜不悟管仲之器小也

先自治而後治入之謂大器
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空仲僅可沒身
楊氏曰天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

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空矣

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問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為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朱子曰也不但詭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橫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稅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

按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太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見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庸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

細註赤鳥詩函風狼跋篇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其器之小者可其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勲勞如周公猶且赤鳥几几自視欲然况僅以其君霸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爾○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效計之則仲亦得爲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轍觀之則仲不免爲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而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勞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蓋宇宙之量矣○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

論語卷之三

四七

子語魯大師云云揚明云
大師是樂官之長即師摯
也樂其可知言樂亦難知
不是說實知○蒙引云樂
其可知言不可不知也可
猶云言也○燃犀解云可
知只就聲音節奏上說記
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
樂是也其字有想像摹寫
意下數如字正與此其字
應如字乃聖心自得其意
而像其妙也○又云始作
初奏○知新日錄李南黎
曰始作之時人與器未相
習若有矜持少頃則習熟
渾化任其所之故曰縱之
○通義兵氏程曰如語詞
亦然也後如也並同○蒙
引云翁如音律備也純如聲始暢也皦如暢而不混也雖不混亦不間斷也翁如與純如則
有先後純如與皦如釋如則一時之事不可分先後○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以成者不謂樂之一
成所謂如此方成簡樂方不失先王制樂本意探本之論○宜照解云以字有力以此而成之也

○存疑云此聖人欲正樂之意
細註書所謂云云見虞書益稷篇
集註五音六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云五聲六律杜註五聲官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陽聲為律陰
聲為呂此十二月氣也又
詳見禮記禮運樂記及前
漢律歷志
無相奪倫尚書舜典云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
和
如貫珠禮記樂記云歌者
疊繫乎如貫珠也○謝當
時樂部論云其聲相連如
貫珠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論作樂之
道

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茲或幾乎熄矣
○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
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
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
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太學之道者也嗚呼
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
矣然未聞有行大
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自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
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翁合
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
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
具不足以爲樂翁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
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
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
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宋子曰味其
語勢蓋將正

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
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
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
也始作翁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
如則和而又有別也釋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
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可

細註所謂八音云云所謂云云見書舜典

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雙峰饒氏曰此豈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翁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翁合然不可拘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釋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通考程氏復心曰翁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湊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使官自官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釋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官

儀封人請云云圖史合攷國名紀云儀封人儀之封人也註衛邑今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通義許白雲曰魯定公十四年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去魯適衛過儀其此時坎而夫子與相見二意

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東陽許氏曰本註此具訓詁不言旨意謝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蓋始縱成爲作樂三節翁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翁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翁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翁純皦繹皆指此意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

何患於喪云云又云何患於喪乎何患乎世喪道乎喪不專指失位言○知新目錄李南黎曰封人意謂天以失位厚夫子二三子不必以此爲患也○直解云天下之無道亦已久矣世無終亂之理必當復治必將使之得位以開生民之耳目以覺天下之愚昧就如那警衆的本鐸一般豈終于不遇哉

○儀封人請見自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也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儀封人請云云圖史合攷國名紀云儀封人儀之封人也註衛邑今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通義許白雲曰魯定公十四年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去魯適衛過儀其此時坎而夫子與相見二意

○儀封人請見自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也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集註儀衛邑大明一統志河南開封府有儀城即封人見孔子之所也○按明時河南諸府多古衛地也○章圖云今睢州儀封縣古儀邑也云云封人掌云云

左傳隱公元年穎考叔為
穎谷封人杜曰封人典封
疆者休曰稱人小使也○
莊子齊物論云麗之姬艾
封人之子也希逸口義云
封人守封疆之人也○正
義曰云封人官名者周禮
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
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
也○圖史合攷云周禮地
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
畿封而植之

木鐸金口云云楊子法言
卷一學行篇云莫若使諸
儒金口而木舌○圖史合
攷曰類考云鐸有金鐸木
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
有金木之異金舌謂之金
鐸木舌謂之木鐸刑員謂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
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王侃疏云鐸用銅鉄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
鉄為之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然

犀云木鐸大鈴也木舌曰木鐸金舌曰金鐸金鐸司馬行軍執之木鐸國有大戒振之以徇行道
路徹眾所也

細註明堂位云云禮記明堂位篇云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陳註發教令則
振之所以整勸眾聽

木鐸圖



作者七人見憲問篇

穎谷封人祭封人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

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氣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君子

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 見之謂通

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意夫子失魯司

宓去魯歷聘時○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 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齊氏曰

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言亂極

當治 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

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

矣 宋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

集註或曰木鐸云云左傳

襄公十四年云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

○道人宣令之官

史氏曰得位設教聖人之

得已觀於不仕無義之言

與皇皇無君之意可見封

人既非沮溺荷蓍之倫則

其所喻宜有以得聖人之

本心矣且上文有何患於

喪與天下無道久矣之言

若兼後說則是終不免於

喪也夫子而終於喪則雖

周流四方以行其教亦空

言無施而已何以救天下

無道乎集註前說固無以

易而舊說亦可通故兼存之

然輔氏之言深有契於朱子前

一說勝之旨矣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即聖人出處而以天決之天以天意言此章是取封人

之說寡過未能是取使者之說孟子性者不追是取循人之說

子所謂唐虞之際也武春秋傳云止戈為武即詩云遏劉之意遏劉者止殺也武王偃武故曰止

戈○淺說云樂所以象功而亦所以彰德蓋德所以為是功而功則昭布之於樂也故觀大韶之

樂則見其聲容俱盛而當時伐

紂救民之功皆洋溢於人

之見聞固盡美矣然反之

之德與夫帛伐而有天下

者亦皆潛著于聲容之表

而可以微觀盡美而未盡

善也樂觀其深矣徒得其

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

不終忘斯世或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木鐸所以徇于道路

書曰每歲孟春道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

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能知其所可

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

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

○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

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自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

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

實謂其聲容舜紹堯致治

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

也故其樂皆盡美

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

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

然舜之

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

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深子曰美是言

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

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

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

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

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

或曰

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

不終忘斯世或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木鐸所以徇于道路

書曰每歲孟春道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

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能知其所可

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

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

○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

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自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

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

實謂其聲容舜紹堯致治

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

也故其樂皆盡美

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

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

然舜之

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

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深子曰美是言

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

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

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

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

或曰

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

不終忘斯世或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木鐸所以徇于道路

書曰每歲孟春道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

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能知其所可

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

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

○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

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自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

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

實謂其聲容舜紹堯致治

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

也故其樂皆盡美

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

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

然舜之

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

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深子曰美是言

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

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

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

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

而南著在樂記學者人所

觀之則雍容自然之風發揚蹈厲之氣亦自有不可得而同者大抵樂貴於和惟心備中和之至則樂同天地之和燾之德中之至舜之樂和之極武王之德非不中而其樂非不和也較諸舜不能無少讓耳○蔡晉江劄記云美善雖有精粗內外之分然皆兼功德不可謂美專言功而善專言德也且有時在○蒙引云又何不宣濶而獨言武湯較優於武也或曰夫子是據韶武二樂言武周祖之樂韶在齊所聞漢當時未聞○吳省菴引躍云美是聲容之盛從外面看善是所以為聲容的根子只就美上看此是一事非美之外又有所謂善也○徐岩泉曰德者制作之本然必須有時方不傷聖人之本心舜揖遜有天下得以自遂其心也武未盡善天子傷之也借之也不是以韶來形容武短處

之聲于戚羽毛謂之容盛是聲可聽容可觀善是美中純粹處故云善者美之實

舜紹堯云云通義詩白雲曰古者帝王得天下必作樂祭天地鬼神以告成功韶紹也舜受堯禪故作樂見繼紹之意其樂詞與樂聲舞態必皆有紹意武王伐紂得天下故作樂亦見征伐之意韶樂今不能知樂記言武樂有發揚蹈厲之容夾振駟伐之事是於樂中見用武戰鬥之意舜武皆聖人不是征伐便不及堯舜然禮讓氣象自是好征伐氣象自是不足故曰武未盡善

舜之德性云云孟子盡心上篇云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同下云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朱註性者德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聖人也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及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細註書稱德惟云云見大禹謨篇所謂九德之歌云云見皋陶謨并益稷篇

集註成湯放桀云云商書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斯德孔安國註有斯德斯德不及古祭註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皆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韶武二樂有同中之異細註如孟子言伯夷云云見公孫丑上篇

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勤之以尤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宋子曰性性之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彊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

武王反之自是

宋子曰性性之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彊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

武王反之自是

宋子曰性性之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彊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

論語

卷一

周人戡黎云云見商書西伯戡黎篇

論泰伯云云見泰伯篇

子曰居上不寬云云燃犀解云居上是在位臨民寬是大有容而非寬厚也

訓云臨喪臨人之喪也云之字指居上為禮臨喪之得失言○存疑云何以觀之哉只與其餘不足觀也○周用齋主意曰吾何以觀始吾不欲觀之觀蓋深惡而外之之辭若曰觀其得失則臨喪不哀便是孝又何以觀其得失哉○脉云此章見大當務本也重寬敬哀三字云云寬是寬大有容非寬厚之寬禮是周旋進退之禮喪是父母之喪寬敬哀俱就心所存言○燃犀解云一以字與不欲觀不足觀有別此為當時從政者言之也牛春字曰居上不寬便不成介居上樣子為禮不敬不成介禮的樣子臨喪不哀便不成介喪的樣子故曰吾何以觀之哉○蒙引云居上不寬則雖有條教法今之施皆在所不觀矣為禮不敬則雖有威儀進退之節皆在所不觀矣臨喪不哀則雖有節文之習熟

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人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西山真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嘆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通旨宋氏公選曰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韶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言文則其盡美者也

為禮不敬又云

吾何以云云直解云吾何以觀之哉蓋其言其不足取○文林貫龍云之字指居上為禮臨喪之得失言○存疑云何以觀之哉只與其餘不足觀也○周用齋主意曰吾何以觀始吾不欲觀之觀蓋深惡而外之之辭若曰觀其得失則臨喪不哀便是孝又何以觀其得失哉○脉云此章見大當務本也重寬敬哀三字云云寬是寬大有容非寬厚之寬禮是周旋進退之禮喪是父母之喪寬敬哀俱就心所存言○燃犀解云一以字與不欲觀不足觀有別此為當時從政者言之也牛春字曰居上不寬便不成介居上樣子為禮不敬不成介禮的樣子臨喪不哀便不成介喪的樣子故曰吾何以觀之哉○蒙引云居上不寬則雖有條教法今之施皆在所不觀矣為禮不敬則雖有威儀進退之節皆在所不觀矣臨喪不哀則雖有節文之習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入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采子曰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為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以雖有條教法今之施威儀進退之節與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不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不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寬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取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

是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

皆在所不觀矣聖人教人
重本既無其本則條教法
今等都是無根的都不定
從心頭做出的○或問云
卒章之說或以爲何所觀
或以爲何足觀子獨以爲
無所觀其事之得失何也
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
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
其大小爲禮則以其敬而
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
而觀其厚薄今既無其本
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
觀之乎彼曰何所觀何足
觀者雖於大義可通然恐
其未盡文義之曲折也
集註以何者而云云存疑
云吾何以觀之哉今集註
把以字都說重了看來只
與其餘不足觀也已同看更似間暇潔淨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大節
如敬敬五云云見書舜典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終

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
不寬則失所以爲長入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何觀
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
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
也○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
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
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
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里仁第四正義曰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子曰里仁云云圖史合攷云輿地提綱云里之爲言止也衆所止也○揚明云里仁是里中有仁
厚風俗美字就在仁里上見不處是不居仁字指心中仁看○蒙引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則是
不知其爲美矣焉得知此
仁字就里俗言故曰仁厚
不必謂既知其爲義而又
不處也○知新目錄蘇紫
溪曰此章當以孟子註疏
爲正人之一身猶知擇仁
里而居至於心乃不擇仁
道而處是知有身之安而
不知有心之安何以爲智
○又袁了凡曰風俗通註
云里者止也凝神定志至
于是而不去方是里仁則
隨方任直悠悠優受用乃安
宅也剖破藩籬八荒一閩
乃廣居也至安而不危至
廣而不狹豈不爲美不知
仁之爲美而不居吾無感
也知所擇矣而又不處焉
則雖洞徹本真皆虛見豈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七章言仁餘
多言學本之下一身達之下一家一國

大畧
具焉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
處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

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宋子曰擇字因上句爲文
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

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
居必擇鄉游必擇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士豈宜以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得為智乎人都以能擇為

智聖人獨以能處為智此
仁智合一之理○又曰說
文里居也里仁即居仁故
孟子云擇術引之又說文
居處也故處仁即是里仁
正相照應依今解須說里
有仁方通若除却有字則
里安得仁耶又須說仁厚
之俗方無病若單說仁則
周禮五家為隣五隣為里
安得二十五家皆仁耶風
俗通五家十軌為里安得
百家皆仁耶古者死徙不
出鄉蓋井田之法行則分
田受里便為恒產故出國
則為位而哭士出鄉則不
齒于士安得問他鄉俗哉
而遽遷也讀者詳之○胡
敬齋曰里仁為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發明云如王烈居鄉訟
者望廬而止君實堯夫居家為不仁者惟恐聞知仁人之能厚俗如此○擇字輕看不處仁便不
知美而取舍已展故曰不知非謂既知其美而不處也○通義東山趙氏汭曰集註不言里仁

何以為美黃氏熊氏一說皆似就一人自己學問上說未見發明得里仁何以為美之意黃氏謂
賙恤保愛以全其生此言似淺若如此則富人可不必擇里處仁矣未必是聖人本旨陳公之言
未見有發明起二句亦似多了大意是言里有仁厚之俗則非但自己一人可成其德養使一家
長幼皆習於仁厚而不至
淪薄耳集註是非之云云
孟子公孫丑上篇云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

章圖云右第一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專言擇里之事
仁以民俗言里仁為美是
一里之俗一國與仁是一
國之俗必世後仁民焉有
不仁是天下之俗

細註孟子擇術云云見公
孫丑上篇危邦不入云云
泰伯篇天子稱子賤云云
見公冶長篇以友輔仁顏
淵篇居是邦友云云衛靈
公篇

子曰不仁者云云揚明云

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

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
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
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
魯多君子以此也○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
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
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
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所安限氏
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
端也不知則失其
是非之本心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洛
知去聲

樂無所不至矣○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
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
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為
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
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
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對舉
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入以厚
故以久長言之爾○雲峯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
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
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益淡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
雙峯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
之貪利皆淡知篤好必欲得之
不仁之人失其本
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
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
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

論語四書大全 論語四

不仁是私欲錮蔽失其本心者字指人不可是不能樂只是一種光大之趣凡作厚富○蒙引云不可不能也約樂以所處之地言約貧約也樂豐約也○知新目錄李南黎曰不仁者不可甚低看若說得甚低則於文字說不去猶云非安仁利仁之入云耳○蒙引云久之一字有二說南軒謂其一時猶或能勉強蓋久則濫淫必矣吳氏謂聖人待入厚立言從容故如此如鮮矣仁之例前說長○四書問答曰問舊說不可久處約樂同都說一時猶能勉強久長則必濫淫然否袁中即曰此說未融須云暫處約樂猶不能自制而况於久處方精○直解云孔子說仁之在入乃本心之天德人能全此德而後中心有王不為外物所搖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既無王則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困窮之時起初或能強制久之則愁苦無聊凡苟且那僻事無不為已豈可以久處約乎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暫時猶能勉勵久之則得意得志滿比驕奢奢縱之事無不為已豈可以長處樂乎○燃犀解云樂暢達一境凡事都得知意不專指貧富○講述云不仁字對下文安仁利仁字看蓋不仁者失其本心不可以處約樂安仁者心一於理利仁者心求其理此二等人方可以處約樂

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躡是濫與淫意思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淺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息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插布置○淡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

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雙峯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一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迺利於仁也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亾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亾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

論語

不濫處樂不濫這便是仁

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濫故曰安仁智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濫故曰利仁利猶貪也故解曰真知篤好而必欲得之

與樂相對故約訓窮困二字窮是不達困是貧窘

深知篤好章圖胡季時曰

節一節深如一節合此二者方盡利字之真

程復心曰深知以心言篤好以情言深知從知上說篤好從利上說必欲得之可見是貪

衛靈公篇富貴不能淫孟子滕文公下篇集註無適不然

子而不安於仁也細註孟子說動云云盡心下篇集註心無內外

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故如手持足行

安字出斯不亂云云又曰此是要不易所守自不亡自不亂是天然而然斯不亂是人力所然

安仁則一云云通義許白雲曰上蔡之說形容安仁利仁精深在乎體認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處富貴貧賤而見人品之不同仁兼入心事理言

細註樊遲亦再云云見顏淵篇

子曰惟仁者云云燃犀解云仁者胸中無一毫私意與太虛同為一樣能字有許多活動妙用在內終日好惡而本體不動分毫故曰能

蒙引云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然未能至無私地位則所好者未必其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夫惟仁者之心至公無私其所好者乃理之所當

安仁則利仁則

宋子曰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慶源輔氏曰

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

雙峰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

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事理

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宋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

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

于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

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

冥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太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

雲峰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

去聲

於理程子

去聲

於理程子

去聲

於理程子

去聲

於理程子

去聲

於理程子

去聲

於理程子

去聲

好而所好當於理矣是能

好入也其所惡者乃理之

所當惡而所惡當於理矣

是能惡入也○又云善者

在所當好惡者在所當惡

此自有一箇正當道理但

此理惟心之公者得之心

若不公則所好者未必其

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

當惡惟仁者無私心所以

能好惡入也此可見必無

私心而後能事當於理也

○知新目錄姚美菴曰人

心體本有箇靈明權衡無

毫髮爽者只緣一累於私

所好所惡或拘愛憎毀譽

而失其當耳惟仁者必體

明淨堂堂無纖塵蔽翳可

好可惡的到面前一任其

取而我無心焉無心之謂

太虛有好好有惡則情生

性隱也喜了凡曰太虛無

象不遺萬象流形仁者無

情不得七情發用如鏡照

物妍來妍應癩來癩應各

以其物付之而我無心焉

是好好即無好無惡也如

即無好

故曰能好惡即無惡故曰能

惡○通義許白雲曰此章緊

要善惡有大小幽顯誠偽

不同須是察得他真然後

好惡入如天學中言可見

大綱集註無私心當於理

是公內外言之必盡一者

然後謂之能又

曰仁者必智非智不能

行仁故纔說仁人便是有

知者知入善惡者知也好

惡之者仁也

○無私心然云云通義

金仁山曰王文憲曰朱子

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

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

故先當理而後無私程子

論陽復則曰仁者天下之

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

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

正無私公也體也當理正

也用也開說了方可合說

程子所謂云云通義程復

心曰公是體正是用上而

無私心是解公字好惡當

於理是解正字惟公然後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

惡人公最近仁○宋子曰程子

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

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

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

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

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

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

其好惡必不能皆當平理

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

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

公此兩字不可少○程子

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

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

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

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

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

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

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

向處○胡氏曰無私心體

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

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

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

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

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

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

有所繫而不能自克

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稍有些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

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惡則惡之

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

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

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

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

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

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

能正故朱子卷或問有曰

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

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講述云程子所謂公正

公是仁者無私心正是好

惡當於理能字只是當理

細註忠清章見述而篇

集註游氏曰云云蒙引云

游氏所以置在圈外者心

有所繫而不能自克此一

語似說知其善而不能好

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

子正意是說心既無私則

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

好惡之自無不正矣○通

義胡季時曰仁性也好惡

情也天下之性本善而無

惡故好善惡惡者天下之

同情然衆人易失其性情

之正惟仁者則得其性情之

正此所以好惡入也○程復

心曰每失其正不當理也心

有所繫不能無私也正合上

面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

學之未寤也遂申言以無私

心當理之說蓋無私為公當

理為正無私以心言當理以

情言即無私心然後好惡當

於理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

曰此章明仁人好惡之正

子曰苟志云云熈解云

苟誠也專一之詞至仁是

念念全在天理上無惡是

仁心為王則惡念自除○

知新目錄云西川曰志仁

無惡者心無一偏志仁便

無惡欲仁即仁也○衍明

瞿昆翁曰仁是天理即是

善惡是人欲即是不仁○

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

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

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峰胡氏曰好惡

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好人

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

始可謂之能不然而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

苟誠也

如苟曰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

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

為言者此章及苟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

子不欲之類是也

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宋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

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

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

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

天理之公而去其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

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

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

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則直指

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

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

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

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

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朱子曰志於仁則雖

有過差不謂之惡惟

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

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

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

為

過

過

過

過

此心即派志於仁常存此
心使惺然炯然常明常覺
惡根即絕矣集註苟誠也
知新日錄袁了凡曰以苟
爲誠原是漢儒舊訓苟字
是越頭說話猶言誠能志
仁云爾爾云據小註云志
仁時便無惡則苟者亦淺
淺看說者俱把苟字當誠
實事重看謂是念念在是
而無有出入意如此便是
不達仁底意思了豈但無
惡且此處要說得輕不要
說得重言一志仁便無惡
所以見此心之妙若說重
了便非夫子語意○蒙引
云苟志於仁則心有王矣
所王在此自不至蹈於惡
若正路上差了一脚則未必
其無惡

章圖云右第四章解陽朱氏曰此章明理欲所趨之異仁以心言
子曰富與云云圖解云富是有祿貴是有爵○燃犀解云不以其道得之就人力看是不義之榮
不處是不居見道便不見富貴○貧與賤云云揚明云貧是無祿賤是無位所惡是心之所願去
不以其道得之就天降看
是不平之厄○燃犀解云
不去是安守見道便不見
貧賤○存疑云不以道而
得貧賤如孔子之不得位
是也○四書說云不處不
去不王彌子瑕孟子不受
齊饋如孔子絕糧顏子簞
瓢也○蒙引云取舍之分
義利之辨善惡之關也此
處一失脚便已自絕於君
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
爲要求仁以明取舍爲先
若無終食違仁以下則守
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若總
是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
而有內外精粗之別焉○
又云富貴不苟處貧賤不
苟去即仁也即所以爲君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

也宋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剋齋黃氏曰博奕鬪狠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爲水火盜賊誣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

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

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益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

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便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王我衛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去聲

論語四
七

子者也 細註註誤註字

稟曰古語切音卦誤也

集註審富貴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審富貴要見義明安貧賤要守命因此章雖富貴貧賤對說其實

總言安貧賤耳不處富貴是釋義不去貧賤是安命進則由義退則樂天其行仁之君子

君子去仁云云文林貫首

云去仁是貧富貴厭貧賤

悖天理意惡乎猶言何

所成名是成君子的名

揚明云去仁不必貪富貴

厭貧賤心有欲惡亦是去

仁○燃犀解云惡乎成名

只是不名為君子非名譽

之名○知新日錄耿楚侗

曰子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子之學未忘名耶曰否

人而名之曰入以仁也人而

去仁則雖能獲千乘之國

非實也

君子無終食云云燃犀解

云終食之間只作片時字

勿泥食字無終食之間

違仁無頃刻違仁也○徐

倣絃原旨云無終食之間

違仁言無一時不依乎

仁也下必字正是

不違處○覺路云去是違

之極處違是去之端處不

防其違必至於去○造次

必云云燃犀解云

造次猶草次倉卒至前急

也對從容言顯如物之仆

倒而不能站立沛如水之

滂沱而不能安流猶言傾

危也對安常言一是字俱

指仁○問答云問兩必於

是是字有說指仁字說有

說指不處不去說就是張

夏古曰皆未安此言君子

存仁一息不肯放下仗憑

走到那裏去此心只是如

此故曰必於是字指無

違之心說不指仁說亦不

指不處不去說○存疑云

富貴貧賤是為仁大關節

處終食造次顛沛則漸入

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

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峰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新

安陳氏曰名者實之賓因名字而避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

舍 上聲下同 之間而已也 宋子曰杜預謂造次之期言草

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

如太賓太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之時○無終食

孔子之學未忘名耶曰否人而名之曰入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

去乎仁則雖能獲千乘之國非實也

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無處而不

仁○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

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

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

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

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粗底根

基豈有遠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

本然後能進於此○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

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

其力也然取舍之分 去聲 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

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宋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

不違仁也。陽貨過，諸宰而
夫子對之不失其道。造次
必於是，微服過宋將死
而易箒，顛沛必於是也。○
講述云：違仁，應上去仁言。
君子不但富貴貧賤之間
不去仁，也。卽終食之間亦
不違仁，心不以終食不存
也。雖造次亦必於仁，心不
以造次不存也。雖顛沛亦
必於仁，心不以顛沛不存
也。○又云：造次，二句正是
無終食違仁一說。三平看
終食，暫也。造次，急也。顛沛
變也。亦通。○**集註**：荀且正
韻云：荀且，草卒也。流離詩
邶風旄丘篇云：瑣兮尾兮，
流離之子。朱註：流離，漂散
也。○按：急遽如孔子微服
荀且，如孔子燕居傾覆如曾子
易箒見禮記檀弓篇。
用其力也。終食造次顛沛之類
是無時不用其力也。○蒙引云：此
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爲

兩端。言存養更密於取舍耳。蓋由
大段分明處說，到至微至細處，故註曰：自富貴貧賤取舍之
間，以至造次終食，造次顛沛之際，無時無處不用其力也。此本章之大意也。○通義許自雲曰：國
外要者，然後則其四字蓋君子先要取舍分明，若取舍不明，則此身所處全在，非義之中，雖有
存養工夫，何益如屠者禮
佛，倡家講禮耳。故曰：然後
若平日存養纖悉必當理
至，遇當取處自然明快，故
曰：則其前密字亦緊要。謂
身之所居既正，則存養者
始皆無滯漏矣。存養孟子
盡心上云：存其心，養其性，
朱註：存謂操而不舍，養謂
順而不害。○蒙引云：集註
所謂存養者，蓋兼動靜言。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未見好義者，見好名、好利、好色者，則未見好仁者也。○

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
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
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
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
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
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
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
差。○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
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
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
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
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
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
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
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
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爲榮，然義之不度，而有

集註：無時無處云云，通義程復心曰：富貴貧賤取舍之間，是無處不
用其力也。終食造次顛沛之類，是無時不用其力也。○蒙引云：此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爲

至於五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辱，不得之若可以爲
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爲
樂。人能知此，而於三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
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
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
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雷於其間，而有
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
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
之間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爲至焉。此其所以動靜
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未見好義者，見好名、好利、好色者，則未見好仁者也。○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未見好義者，見好名、好利、好色者，則未見好仁者也。○

肯云好有心悅誠求意惡

各頁四書

論語

有深疾必去意好仁是如
己身上的天理○揚明云
好仁惡不仁總是為仁勿
分做兩件亦勿若上夫說
不仁凡一毫非禮皆是○
熈解云二者字指一人
言未見有屬望意非不見
話頭○存疑云好仁者非
不惡不仁也然所好在仁
祇見夫仁之可好而欣慕
受樂之無已終日在那仁
上未見夫不仁之乘間抵
隙有以加乎其身而可惡
者故不說惡不仁惡不仁
則所对在仁也然仁却未
能就為我得而不仁顧往
往不問一際為我害故特
惡之滋惡痛絕而欲必去
故不說其好仁也○知新
日錄袁了凡曰好仁惡不仁不是兩種人理欲不容並立好仁必惡不仁說曰無欲而好仁無畏
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此夫子未見之旨也無以尚之熈解云無以尚是舉天下無以加此
仁○脈云尚言好到無以尚處真誤作天下之物無以尚王觀濤曰無以尚之人多與不使加身

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
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
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宋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
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
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
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
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要更惡地知好惡底○好仁者
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
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會
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
色惡惡臭皆是已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
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真是
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
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
不仁○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
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
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
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潛室陳氏曰性各有
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
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
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
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
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
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
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
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
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淡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

混看誤將註物字認作物欲便差固為仁矣通義許自雲曰其為仁矣此矣字不是句絕是引丁

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如經史每以也字起下句一般○又曰好仁者惡不仁皆是行仁之人

但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爾明言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則是足以行仁為事但於行事常常照顧

不使一毫不仁之事見之

於身其與好仁而務於行

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覺

自在爾故孔子總曰未見

而朱子亦曰皆成德之事

也不可將惡不仁者輕看

又要看其為仁矣字重庶

見得惡不仁者與好仁者

相去不較遠不使加其身

文林贊肯云不使有絕之

意加字當深宝看○熈解

解云不使加正是為仁處

日加者不仁乃身外之

所增加者也○郭洙原曰

不使加身不宜用被濯祛

除等語若用此語似身已

不仁而去之一般不使加

云者蓋保持其身為純白

無瑕之身不得一點私意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得參入到仁上來

細論好好色云云見大學

有能一日云云燃犀解云能字乃果能此道之能字一日以用力之始言註奮然二字最明揚明云一日自始立志言有海悟振作之意用力不粗好惡畢竟有勝私克己工夫○知新目錄云西川曰欲仁即仁何力不足之有人自不欲故夫子以為未見○又申甫曰好而有可尚惡而可加身還是未用力○直解云若有入焉當蔽固之餘與悔悟之念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凡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又守之凡不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去之這等猛精進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自可馴致於成德之地固未見有力量不足做不將去的○管一德曰夫子之語也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夫以天下之歸而一日可期此力足之驗也奈何急急於仁者亦誘於力故由有力不足之說夫子辨之嗟乎講事則為回畫則為末此

力不力之辨也○問舊時說力是氣質之剛健氣力說近日說力是才力然不錢尚湖曰非也此力乃心力之力蓋仁是心之本跡從本跡處運用即是力聖人論仁在心地在才力氣力

孫丑篇云夫志至焉氣次焉○通義許白雲曰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

蓋有之云云知新目錄云舊註云蓋有為仁者矣與今註不同我未之見文林貫旨云未見是未見力不足者此句重慨人之自棄○微言牛春字曰我未之見與我未見力不足者有別言人必嘗用力然後可驗其足不足今人既未嘗用力于仁則此用之而不足者我固未之見也○蔡晉江劄記云此摠是言實無用力而力不足者再足上意而重致丁寧耳重在

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

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去聲也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

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

也人出來萎萎衰衰恇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

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坐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

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宋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到

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

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

○此章言仁之成

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

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

論語

論語

七

下句復註但我過云云知
新目錄徐岩泉曰註中偶
未之見字恐非本直是深
明仁所易為而莫之為
實用其云云孔叢子云孟
軻謂子思曰堯舜文武之
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
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
行夜思之畫行之如農之
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
至者乎

章圖云右第六章都陽朱
氏曰此章勉人為仁而致
歎惜之辭仁兼入心事理
言○蒙引云此章是勉進
學者之詞

子曰人之過云云正解云

人包君子小人言○揚明云人字重君子過言過無心之失○然犀解云於字作從字當訓類
乃君子不問小人意○正解云觀過觀君子之過○揚明云仁指心之隱微言知仁只就君子說
○四書千百年眼陳伯玉曰觀字有設身處地之意○蒙引云此四句皆兼君子小人言而意比自
重在君子蓋錄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當處人便薄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夫
子發此○又云過以重言仁以心言如過於厚過於愛處雖是過當然即其厚與愛處猶可見其
仁小人反是○知新目錄姚承庵曰夫子見世皆以過弁人而不察其心故曰○又黃蔡隆曰此
過字乃因理而致過當乃
親黨之意仁則其心之厚
處也蓋人之過失有屬在
父子之親者是因父子之
黨而致過失也故觀其相
隱處而父子天性本然厚
可驗矣如孔子為昭公諱
周公誤使管叔皆其過處
各為君臣之義兄弟之親
而其心之厚於君不忍薄
於其足諱然可見此觀過
知仁之說餘可類推○又
李南黎曰過有二項或出
於情不可遏而卒然之際
發之不覺失其節者如冉
子為公西華請粟俯魚母
死期而猶哭是也或出於
情不得已而故以身任之
以全天下之倫者如周公

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
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
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未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
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雲峰胡
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
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
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
絕望之意焉其勉入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
人之
心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朱子曰君子過於厚
與愛雖是過然亦是
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忍則
仁之血脉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
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
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
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
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曰周公使管
叔監殷而管叔以殷咩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
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
仁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
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
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
歎耳○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
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潛

之於稽叔孔子之黨君是也○通義許白雲曰此章雖為觀入然主於教人行仁也上言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下却專舉仁說意或可見集註君子常失至通義許白雲曰集註以失過二字釋經過字失是錯誤過是太過具此兩字方盡經中過字之義人之仁不仁云云又史氏曰上曰人過各於其黨是說過有君子小人之類不可混然不為分別下曰觀過是觀其所過何事乃可分別其類類分而後仁不仁乃可知如此則厚薄愛惡必觀而後知非既知其孰為厚愛孰為薄惡而後觀也更以集註思按以下意推之可見○指南云此章為以過兼人而不察其人心者發主觀君子說程說以君子小人平說似未安

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仁矣中含不仁字○或曰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見何也雙峰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惡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緡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喬夫孫性晉夫小吏也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只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

官屬也○章圖與伯章曰祐意謂觀其賦錢之過以愛親而知其本心之仁也細讀賦民錢市衣續漢書云賦錢五百為父市單衣○通義許白雲曰受汗辱之名是持持衣自首請罪之時過言私賦民錢仁言市衣進父益密夫賦民錢時未得汗辱之名也及父責之而促伏罪祐既聞之始有汗辱之名爾所見以其實負罪又能具說父言故從而赦之汗辱之名利不可泯矣然終是為父之故故曰觀過知仁二句所指不同讀者亦當詳之汗辱本傳作汗穢象屬吏也音緣去聲蓋謂官之屬猶衣之緣也番夫漢時鄉官主督租賦者集註人雖有過云云蒙引云詳集註人雖有過字面可見此章意重在君子然不可于下句獨指君子一邊言○又云厚薄二字兼仁不仁也賢不仁二字又兼仁不仁也章圖云右第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其過失而致觀入之道仁以愛言

也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峰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

此章勉人求道意
論語四
十三

子曰朝聞云云淺說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不聞道生也徒然死亦有愧苟平日積累而一旦豁然則其立心行已之間自不容有毫釐頃刻之悖而此生為不虛矣縱然即死夫亦何憾甚矣哉道不可不聞也彼未聞道者何以死哉○文林貫旨云朝是一旦聞字作悟字看夕是自朝至夕的時候亦是心安意○蒙引云聞字兼行字言既聞道則宜其無悖於道者○揚明云死可矣者謂便死也不好非謂必死○衍明云重聞道不重夕死○通義許白雲曰聞道非聽得直是此心與道契合蓋於天下事物之理逐一窮究積累之多至於天理流行融會貫通處如曾子聞一貫而唯顏子聞克己復禮之說而請事斯語之時方是聞道○又黃氏曰此所謂聞道物無不格理無不通之謂也○眼評云

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胡氏曰夫子但以此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真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寧也○**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實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采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

不曰見道而曰聞道最妙聞字從門從耳如人聽自己家裏話句句會心語語順耳已到家矣故可夕死○知新目錄徐岩泉曰此聞不是淺淺聞見之聞真是見得真誠得透若不聞道則一生在醉夢中却不知了此生雖老亦何為甚言不可不聞道也○覺路王龍溪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二生死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袁了凡曰此處須尋箇人處將作一件大事就玩參求綿綿密密不徹不止一旦有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到此田地大事了畢一月亦可百年亦可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沈覺安曰朝聞者一且有悟也夕死可矣死而未嘗死也原裕及終悟得此心一點靈明主宰與大虛同體萬劫常存便是天德通平晝夜之道而不知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本未嘗有生未嘗有死也故曰夕死可矣雖死猶生也程子謂知而信者為難生儒信不過嫌於近禪而以空究物理為聞併失程予之意矣○鶴林玉露木集下卷五云伊川論澹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止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達是知捨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捨達須是平時工夫捨則隨事自然如此
集註道者事物云云通義程復心曰事物當然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小而日用常行應事接物莫不有當然之理死生亦大矣莊子德充府庫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希逸註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也○或問云程子於此專以為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人者為說其旨深切矣○通義許白雲曰程子二條言死恐有兩意上條正命而死下條外之之死本許生順死安四字混融兼包二意○史氏曰諸說皆口發明得集註之意編意集註是以朝聞道為夕死可也之事實程子是以夕死可也為朝聞道之應效如集註說則可也二字是主朝聞道而言無復遺恨之意也如程子說則可也二字是主夕死而言然其原却自聞道上來雖夕死亦可之意

也蓋道是事物當然之理人所不可不聞者也苟未聞之則生既不順死亦何安如是而終身焉豈得無遺憾哉今既得聞則可以無愧於為人矣死期雖近亦可無遺憾矣此集註之意也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雖死亦道中之一事耳未得聞道則無以盡事理之當然行險僥倖無所不至死雖人所不免亦將食戀顛倒而不安於死矣故既得聞道則事皆合乎當然之理不假言矣雖死期近在夕夕亦道之當然爾當死而死又何不可之有此程子之意也集註之意正意也程子之意餘意也集註固所以該程子之說也亦豈有二意哉

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潛室陳氏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即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爲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空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雙峰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爲是非皆不知其行而巳枉在天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爲子必不可不孝爲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

也蓋道是事物當然之理人所不可不聞者也苟未聞之則生既不順死亦何安如是而終身焉豈得無遺憾哉今既得聞則可以無愧於為人矣死期雖近亦可無遺憾矣此集註之意也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雖死亦道中之一事耳未得聞道則無以盡事理之當然行險僥倖無所不至死雖人所不免亦將食戀顛倒而不安於死矣故既得聞道則事皆合乎當然之理不假言矣雖死期近在夕夕亦道之當然爾當死而死又何不可之有此程子之意也集註之意正意也程子之意餘意也集註固所以該程子之說也亦豈有二意哉

子曰士志於道云云揚明云士是從事學之人志以向德言道是古今事物當然之理惡衣是不好衣服惡食是不好飲食○微言哀了凡曰耻惡衣惡食不專爲自口體口計較豐約之心未忘故以不若人爲耻○知新目錄申甫曰士而耻惡衣惡食則所謂志道者名耳非誠志之也○脈云口重耻字志字淺看○通義金仁山曰此志於道不如第七篇志於道重故集註止言志欲水道○

斃方死而安曰曾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箦曾子唯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革至且爲講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雲峰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爲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乎○宋子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也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爲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然岸解云不曰不足而曰

未足但說他造詣尚未到

不覺說他識趣卑陋○存

疑云與議道猶云與適道

夫與議道者必於道知所

重瑣瑣外物不足以動之

然後能至於道也苟志於

道而耻惡衣惡食則是其

心尚奪於外物於道未知

所重也與之議道亦終不

能以有為矣何足與議哉

○通義許白雲曰前章苟

志於仁則無惡此章志於

道而有惡衣惡食之耻可

見前章○苟字緊要道即

仁也士若苟志於道必不

為外物所動矣此見聖人

言語一字之嚴而學者不

可以不識也○李南黎曰

合論語一書觀之處處有

但耻便怨怨便誚雅樂則都忘之矣

表金仁山曰識趣則識見志趣也志於道而以惡衣惡食為耻只可責志何足與議也通義金仁

山曰聖人言未足論學集註兩何足語較蓋切於微言學在

章圖云右第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內外輕重而為微戒之辭

細註食前方丈見字盡心下篇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

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

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

○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

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各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

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

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

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

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沉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

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

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

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

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甲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

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得有安保其無外役以

分之○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

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

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

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

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

事不可為是亦此意○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

害於道篤於道則忘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

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未字見

聖人待入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

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淡而見誘之小斯

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回

首頁四書大全

論語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云云

存疑云此言君子處天下之事心無私而聽於理也

○文林貫目云這君子是聖人地位之於字當應字着天下指天下之事言

○圖解云此君子是聖之時者之於天下猶言應酬天下也○揚明云天下指境言不必添事字無適也

天○燃岸解云適如適路之適意之所之也莫是疑滯而不通無是化而無之非禁而絕之也○蒙引云

適是偏這下邊莫是偏那下邊義之與此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君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中者也○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之事無必為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願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如理果當為則為之理果不當為則不為義者事理之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

行也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又云無適無莫總言無心無私心也惟義是從者從公理也○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不但不好一邊意者不得離是好好一邊意亦不得離此須不得眼中不可若塵沙可著珠玉屑乎義之與此燃岸解云

義者事之宜比附合也是他心與義為一流出自然合符非我去比之切不可倒說比義○正解云惟義唯則行義不可則止適莫一付無心而義自與君子比此君子虛應之妙也

集註適專主也說文云適是偏於必為莫是偏於不為適可也莫云云知新日錄袁了凡曰以適為專主莫為不肯二字中各兼可不可意謝氏以適為可莫為不可與註不同○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專主是適字正訓謝氏適可也是對莫不可說無可無不可微子篇云我則是於是無可

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為士而識趣甲隨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

歷反七必二反時中君子通考吳氏程曰集註於翻切字多仍古韻用類隔者今更音和必上反合更作此上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去聲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

薦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薦退而賦曰狐裘龍首蒙茸以狐腋為裘貴者之表也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

也一國三公蒲屈大都音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二公子所怨堅之則為國仇不忠無以

事君故不知所適從莫不肯也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

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凡應有義存焉處物為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者故也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著實也○雙峰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

論語四書大全 論語四

無不可。○雙峯饒曰：方其事未定時，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獨狂云：漢楊雄傳云：先零昌狂，讀作猖。○蒙引云：猖狂，自恣言放誕而不收捨也。蓋君子之心無適莫，而實有所依靠。若佛老之心，雖似無適莫，而實散漫無根者。此所以與心無所任云云。金剛經莊嚴淨土分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在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史記韓非子傳云：所謂老子，固應變化於無為。○蒙引云：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也何也？以義為王也。佛老之無心，無而無者，也何也？不知有義也。間有義存，通義許自云：日無不可之間，謂可之間，與不可之間，看義在何處，非二者之間是義也。○章圖云：右第十章鄭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子曰：君子懷云云。文林貫首云：君子小人以人品言。○燃犀解云：懷非徒思念，置之懷抱間，有時

刻不容意，德損天所賦與，行道有得不爾，懷德不是好德，是葆其固有，王節懷居之居，凡意所便安之事，皆是刑，以刑罰言。君子決無賂刑，但借國憲以自惕，耳惠是恩，惠小人愛之，以德反不喜歡，口稱望世，恩到他便好。○講述云：懷以心言，此言君子小人立心不同，懷德無所為而為善，自不溺於所安，懷刑有所畏而為善，見利不敢貪，得懷土戀已之有，雖充德不顧然，未能遷善，猶未肆惡也。懷惠利人之有，雖犯刑不顧，則無所已，心懷而肆惡矣。見懷德懷刑之君子，不同而懷土懷惠之小人，亦異。○蒙引云：懷德者，無所為而為善也。懷刑者，有所為而不為善也。懷土者，戀已之有矣。懷惠者，利人之有也。○蒙引云：懷德之君子，與懷刑君子，固有高下。懷惠之小人，與懷土之小人，又一級。○又云：惠順也，便利也。如見人有好田宅，便思量欲得其田宅，見人好官爵，便思量欲得其

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與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求應則無，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往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上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

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謂懷德。惡，謂

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問所實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主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宋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飾，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法之謂，天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峰饒氏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那為惡，底小人又以少

官爵故懷惠為貪利○知
新月錄袁了凡曰懷為思
念君子思念道德固其宜
也思念刑法于理難通故
須著畏字畏者推而遠之
存者思而全之同一懷字
而兩處異解甚費力竊謂
刑字當作儀刑看詩曰百
辟其刑之是也懷刑是見
賢思齊之意士者已所有
惠者人之所施懷德亦懷
已所有懷刑亦是懷人所
施○瑯琊代醉編十一云
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
畏法懷字恐非畏字可解
而刑字亦難以法字為斷
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
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
寡妻之刑又尚有典刑及
百辟其刑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王麟洲曰
兩君子兩小人非必定異第其言自有淺深德者天所賦非謂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刑於身有律
度事有典刑狀刑罰亦在內君子非全不犯法君子啟身啟足却為甚來 集註固有之善云云

異但用人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雲峰胡氏曰
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所為者
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
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
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王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
得入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
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
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東陽許氏
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
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
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
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
之所在不能釋義惟務苟
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通義程復心曰固有之善以在心者言所慮之安以在身者言公私之間通義許白雲曰集註此
章之間字與上章之間不同却是公與私二者之間幾微分別行向公則懷德懷刑向私便懷王
懷惠學者正要就此之間上用功使心路功可流向私邊去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
鄉慕之殊
細語見不善如云云見季
氏篇申公巫臣晉世家云
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
晉晉以巫臣為刑大夫
易所謂安土云云周易上
艱辭傳云安土敦乎仁
子曰放於利云云燃犀解
云利不止貪財凡事占便
宜者皆是放依也循其道
途同其曲折無一舉一動
不在於利也○蒙引云放
利而行言其處心制行一
從利邊做去則拂乎人心
之公而且有害於人矣多
怨宜也○脉云多怨皆自

孔氏曰孔氏各安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
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宋子曰放於利而行只
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
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勉齋黃
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
其怨之者不祖一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
雙峰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已害人處必多所
以多怨多字
從放字上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此章欲為國者以實心行

讓者禮之實也王氏曰讓以心
言故曰禮之實何有言不難也言有

取之註中取字亦要。看當知多者非正。一處末而不遂則怨尤。反而內疚則怨。悔人覺其隱則怨惡。人不覺其隱則怨盈。○蘓紫溪曰。放利之人終日營營焉。計較于得失之間。其得也不勝其喜。其失也不勝其恨。此心之中所自然者多矣。

前漢書列傳十八儒林傳。○孔子通記云。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為漢武帝博士。多怨謂云云。疏云。多為人所怨恨也。○蒙引云。朱子恐或者認為怨他人。故云多取怨是為入怨也。程子曰。云云。蒙引云。程子之言。放字說得輕。故在圈外。且言必害於人。故多怨放於利而行者。不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狗私自便。自是可惡。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蓋凡得利不自義中來。人情自是不能平也。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求利之害。

子曰能以禮云云。蒙引云。此就有國者言之。蓋禮之文人皆能行之。禮之實則鮮有能盡者。禮之文在外。禮之實在心。在外者皆可以偽為。在心者不可以偽為。讓者禮之實也。所謂辭讓之心也。故有國者誠能以禮讓而治國。則至誠未有不動者云云。○又云。讓者禮之實也。所謂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此為當時君大夫亦有從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此其所以無補於治也。不足。以感人心也。○又云。讓字不解。做實字。讓者禮之實也。聖人只言禮讓。便是指實心言。○文林貫旨云。就人君說。禮是經國之典。○揚明云。禮指尊卑上下之禮。讓指心之謙卑遜順說。○存疑云。讓就人君說。只是止位居體意思。而九經之親親尊賢。敬大臣。休群臣。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皆讓之事也。就人臣說。只是事君盡禮意思。○微言夏九範曰。禮讓是連綿字。不可說禮之讓。○又王觀濤曰。讓主君說。只是不敢以驕恣自處。一團兢業的念頭。如堯之允恭克讓是也。一人讓則百官萬民皆化於讓。於國何有如禮何言。無論為國即為禮。且不足也。蓋禮文雖宜。而實是已不在禮終不為我。所管構我。且無奈他何。○淺說云。為國者心存禮讓。則身由於禮。人化於禮。為國何難。若無禮讓之心。則雖吾一身。且不能使之率。禮況於國乎。大意如此。○通義許白雲曰。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總天理節文人事。條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何難之有。不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尚奈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講述云。此為當時禮文繁盛。僭犯日多。而發○存疑云。聖人此語。是為當時上陵下格。而發詞。雖若指人君。其實臣意居多。當時季氏據國政。由已出。正是讓故聖人語此。以寓箴規之意。魯君失政。公室四分。讓已過矣。若再規之以讓。非以火濟水乎。

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宋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拳曲踞。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事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村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

禮文雖具云云。章圖蔡覺軒曰。集註言讓者禮之實。又言禮文雖具。實字與文字相對。發於辭讓之心。而見於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禮之實也。從事乎繁文末節。而形於跪拜俯伏者。特禮之文。爾以禮之實為國。則一國

與讓其爲國也何有若徒
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亦
僞而已其如禮何哉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禮貴有實
而見出治之本

細註所謂一家讓云云見
大學子告梁云云見孟子
子梁惠王上篇
稱堯爲云云見堯典

子曰不患無云云文林貫
旨云患是思慮位是爵位
○燃犀解云患字指心上
汲汲的念頭患所以立

自修亦是求在我者而已其曰求爲可知亦非是就他患莫已知處從而啓發之不是教他以此
去求知

之知非可以致入之知可知曰爲正見可知者不在人種之在己有以爲之蒙引云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
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此
泛指學者本文兩段平舉
集註又兩段解還作兩項
看爲是○直解云此勉人
以務實之學都爲學者說
蒙引分學與仕兩樣人看
未是○知新日錄袁了凡
曰此說爲己之學不自得
位而自立者謂君官而
有所建明也不徒曰立而
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
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於
政事而起於一心是則所
當深慮而早圖也不曰知
而曰可知名稱其實則可
知各不稱其實則不可知
不徒曰可知而且爲可蓋
可知者不在人種之而在

雙峰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
謂後義先利不奪不廢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爲國未
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
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爲而言○雲峰胡氏曰能字
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爲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
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爲克讓讓者禮之實
能則實於讓○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
虛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
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無禮
之實則爲禮且不足其不能爲國意蓋在言外也
考黃氏紹曰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
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卿
何所至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
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
而已矣

○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乏無位非所
思也聖人所謂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
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已知之心一毫之
萌則爲徇於外矣不患莫已知而求爲可知則君子
爲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
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已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
○慶源輔氏
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爲患人
情惟患莫已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
知之實爲患此正爲己之學也

吾所以爲人，是所當汲汲而求也。集註謂所以立乎通義程復心曰所以立乎其位便是所以立身處可知謂可云云又云求爲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却非是做一事便要誇張未入之知也。求其在已云云又云患無征患莫己知都是求諸人患所以立求爲可知正是求諸己天抵位者人情之所樂而君子之所憂名者人情之所喜而君子之所畏有其位必有其德可也尸位素餐不可也有其名必有其實可也虛夸溢美不可也故君子惟求有已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爲己之學。子曰參乎云云蒙引云吾道一以貫之吾道二字略讀道字虛說一是一心不是道乃道之體也貫之又不是貫道貫乎事也所謂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又云一本是體到貫處便有用此一之未應事時則爲躰及此一之應乎萬事時則爲用也○又云蓋曾子向也知察理於事而不知取理於心察理於事則一事一理而費於疑議取理於心則萬理一心而安於應酬○文林貫旨云道字虛下一貫止是一指心之一理言之字指萬事言○圖解云一是合一之一非二件之一莫添心字理字體用字貫是通統在一上看出渾成語與雅字不同之字指道唯字是一指點即悟○存疑云聖人之一貫譬匣中之鏡光明瑩徹物來畢照學聖人者譬是鏡爲塵垢所昏必待磨磨磨鏡者就一邊磨去磨了一路又磨一路磨到盡頭然後一下全軀通磨則鏡全体通光其光明瑩徹自在是學者之一貫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之字指事物○又徐岩泉曰一貫不沁謂一以貫萬萬字是後儒添出也夫子此說得一以貫之不曾說萬字天下萬事萬化皆具至一之中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聖人事事物物完具於心只從一心流出及於君而見其忠焉及於親而見其孝焉及於鄉黨宗廟朝廷而見其恂恂便焉如大板流行於天地之間闢則爲春爲夏闢則爲秋爲冬而人物鳥獸昆虫草木森如焉耳若說一以貫萬則一自是一萬自是萬矣豈心與理爲兩物耶心不滅也聖人則知有一不知有萬萬即一處所流出也一處萬原非對待謂一以貫萬對待兩立矣非也○易道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一以貫之道也謂一以貫萬則易先有箇六十四而以一貫於其間耶不於勢而且贅哉○又友西川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說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矣萬即一之萬也○又申甫曰一貫多說矣安所折衷乎愚謂當尋箇聖門學脈聖門學脈從處廷精一來也曉得精一義則知一貫矣精若不雜之謂一者不一之名精從米從膏揀米者去其礪礪粒糠之雜則此水純然潔淨歸一精所以爲一也孔門之一亦若其言一則精在其中忠恕者精之工夫所以爲一也人心惟有一私僞間之則雜則二忠恕則私無所容矣故師此是精即此是一惟至一者能貫天下之不一誠統天下之道也○覺路薛爾嘉曰按一字有說是一理有說是一心有只虛虛說是一件三說俱差蓋一字乃合一之謂非一件之謂也若是一件便是

此章見心學一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荒故反下同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

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上聲然一理體而泛應

曲當去聲用各不同殊曾子於其用處益已隨事精察

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精力以

將有所得新安倪氏曰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謂真誠之積用力之久是以呼

而告之通考勿齋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

見是之謂用貫乎始終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

不息不雜是之謂一

便有用此一之未應事時則爲躰及此一之應乎萬事時則爲用也○又云蓋曾子向也知察理於事而不知取理於心察理於事則一事一理而費於疑議取理於心則萬理一心而安於應酬○文林貫旨云道字虛下一貫止是一指心之一理言之字指萬事言○圖解云一是合一之一非二件之一莫添心字理字體用字貫是通統在一上看出渾成語與雅字不同之字指道唯字是一指點即悟○存疑云聖人之一貫譬匣中之鏡光明瑩徹物來畢照學聖人者譬是鏡爲塵垢所昏必待磨磨磨鏡者就一邊磨去磨了一路又磨一路磨到盡頭然後一下全軀通磨則鏡全体通光其光明瑩徹自在是學者之一貫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之字指事物○又徐岩泉曰一貫不沁謂一以貫萬萬字是後儒添出也夫子此說得一以貫之不曾說萬字天下萬事萬化皆具至一之中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聖人事事物物完具於心只從一心流出及於君而見其忠焉及於親而見其孝焉及於鄉黨宗廟朝廷而見其恂恂便焉如大板流行於天地之間闢則爲春爲夏闢則爲秋爲冬而人物鳥獸昆虫草木森如焉耳若說一以貫萬則一自是一萬自是萬矣豈心與理爲兩物耶心不滅也聖人則知有一不知有萬萬即一處所流出也一處萬原非對待謂一以貫萬對待兩立矣非也○易道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一以貫之道也謂一以貫萬則易先有箇六十四而以一貫於其間耶不於勢而且贅哉○又友西川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說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矣萬即一之萬也○又申甫曰一貫多說矣安所折衷乎愚謂當尋箇聖門學脈聖門學脈從處廷精一來也曉得精一義則知一貫矣精若不雜之謂一者不一之名精從米從膏揀米者去其礪礪粒糠之雜則此水純然潔淨歸一精所以爲一也孔門之一亦若其言一則精在其中忠恕者精之工夫所以爲一也人心惟有一私僞間之則雜則二忠恕則私無所容矣故師此是精即此是一惟至一者能貫天下之不一誠統天下之道也○覺路薛爾嘉曰按一字有說是一理有說是一心有只虛虛說是一件三說俱差蓋一字乃合一之謂非一件之謂也若是一件便是

執一了如何貫得若說一
理似亦是一件道理之意據本文吾道一以貫之道即是理則一字乃是理一非是一理也心字亦屬濤出○通義許自雲曰一貫譬如以索貫錢雖千萬錢之多只是索可以盡貫天下事物雖無窮却只是一箇道理貫串在裏面理之原出於天在天地雖渾然至大而事事物物各自不同其理亦流行寓其中每事物中理雖不同然只是天理一箇大原頭分折來所以謂之一理貫萬事但理雖同須是就一事一物上看得透行得徹及萬事萬物上皆如此然後可見總會處聖人固是生知如曾子亦是先透事物上窮究力行義理純熟積累得多夫子只把一言融會他零碎底成一片段若於事物上不曾見得道理便說一貫只是虛談窮事物之理既多不知一貫之義却又空塞

集註渾然一理楊子注言卷四問神篇云夏之書渾渾爾○又王制篇註曲當謂委曲皆當也○通義程持險應變曲當蓋險危也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又王制篇註曲當謂委曲皆當也○通義程復心曰渾然一理是一泛應曲當處貫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聖人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理在學者則為如在聖人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得其所愚按此是一貫本意○於其用處又史氏曰集註所謂於其用處云者猶言下學人事之意云爾下學人事則自然上達天理人事即用天理即體體固不離平用特以曾子未能自悟故必待夫子告之而後唯矣○隨事精察云云又曰精察是格物致知之

事力行是誠意以至乎天下之事然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於用處精察力行則體固在其中矣但理微而用著故曾子雖於用處著工而猶未知其體之一不能無待於夫子之告耳一唯之後乃悟獨之所以精察而力行者皆此一理之所貫也此一知字只是悟意初非對行言者○直積力久通義金仁山曰謂真實積累功力之久也○蒙引云直積力以者用上工夫將有所得者將得乎體之一也

速而無疑也

宋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問末唯之前如何曰末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一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理會過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去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

子出門人云云蒙引云曾
子之學王於誠身故門人
一問即告之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非其平素用
力之專安能應聲而發切
中道妙如此○文林貫旨
云出夫子論道之後退處
于家門人是孔子的門人
何謂是問一何以就貫得
萬意○又云道指一貫忠
恕之推行即夫子所謂一
貫○揚明云道字應上吾
道之道字不可指一貫
忠恕而已○厥厚解云忠恕
摠是箇真心就是一忠恕
之真心運去就是貫而已
矣三字是更無他訣意即唯字意○講述六一貫是言其理忠恕便是工夫要到一貫地位須從
忠恕下手此以知曾子之實學矣○知新日錄高中玄曰貫之義人誰不知不用疑也惟是言一
而不言其所謂一故門人疑而問之耳一者何也會子曉之曰夫子所謂一者即學者之忠恕是

也忠恕而天下之道貫矣曰忠恕何以爲一曰理有一字而數義者有數字而一義者無忠做恕
不出忠恕本自一事不可岐而二也故或專言忠此理也非遺忠也或言忠恕亦此理也非添
忠也非一而何曰忠恕何以能貫天下之道曰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曾
子之學獨得其宗乃其於
大學也德及齊家便說藏
身之恕至於治國平天下
只是一箇矩矱夫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皆是此理
非一以貫之而何此曾子
之學所以獨得其宗者也
曰先儒以忠爲一以恕爲
貫何如曰若然則是夫子
曰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
以恕之也語既不登義亦
纏繞且一者定理貫者虛
位忠恕皆定理也安得以
忠爲一以恕爲貫乎○存
疑云忠恕一貫當知其所
向又當知其所異以心之
實理而應物言則曰忠恕
以心之一理而應萬物言

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硬言一天資
高者流爲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
曰鳥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
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
貫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
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
以言乎邇則辭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
明斯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
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理貫
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
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
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
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
勿齋程氏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
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

者該乎萬善求仁
得仁斯爲一貫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
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
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
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
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
無待於推矣宋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
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
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故曰亦無

心之實理即心之一理實理之應物即一理之貫物是其所同也○醒解何非鳴曰曾子只以忠恕解明夫子之道而一貫之旨自明忠恕總一真心真心內完一以貫之正不必推大之深未之蓋不心外求也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盡之則無盡曾子何見而謂真在子此非胸中洞徹無碍安敢為此斷然之詞

集註盡已之云熊氏曰忠者中心之謂已之中心必十分盡方謂忠恕者如心之謂推已及物在人之心如我之心方謂恕○通義程復心曰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於此章訓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以聖人言也忠恕不可以名聖人故借言盡已推已之謂若中庸子思之忠恕以學者言也

學正其就忠恕上聖力故正言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物為恕也○又云愚按此是學者之忠恕而已矣者云云又許自雲曰而已矣三字要看得有力要覺得學者以忠恕為一貫真可以達其境忠恕二字上承夫子下接門人曾子平日用功於忠恕今既造一貫之理矣則門人勉夫忠恕豈不足以踐此地乎夫子之云云曲當又云愚按此是聖人之忠恕嘗則天地云云所也又云此是天地之忠恕夫子一貫猶天地一貫也○又金仁山曰此以天道形容夫子之一貫一即至誠無息故忠恕以各之貫即萬物各得其所忠恕可以各之此一貫之所以為忠恕也至誠無息中庸二十六章之語學者盡已云熊氏曰故假此以明其理盡已即一理渾然猶天地之至誠無息推已即及應曲當猶萬物之各得其所也

細註孟子言由仁云云見

待於會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

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宋子曰盡已之謂忠推已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為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已不足以及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取曾子所言忠恕自眾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

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形而下者為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者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太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二者自有三境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兩物雖有

論語

二十五

老若安之見公治長篇

大德小德見中庸二十章

集註道之體也蒙引云此

一之未應事時則為體及

此一之應事時則為用

用○又云聖人一心萬理

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

事來事有萬殊則一理散

為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

在外面方有萬理在內面

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體

也在外面所謂萬物各具

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

用之體用是體之用方為

合內外之道○又云一本

是體到貫處便有用萬殊

之一本云云蒙引云一物

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

大極正如天上只一箇月地

下都有一箇月渾渾渾渾中

就視之各各都有這一箇

月而其實則總是天上一箇

月而已此乃所謂合萬為一

貫萬分者也一貫中如此○

又云萬殊一本四字在天地

在聖人都有此所謂道之體

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道之

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也都從天地分上說然後方

著一句云以此觀之一以貫

之之實可見矣

者盡已之

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

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已

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

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即是

實理流行發生萬物半得之

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

得之而為草木○一本是統

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

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

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

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

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

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

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慶

源輔氏曰集註又舉

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

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

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

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

在四象中生不其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覺軒蔡

氏曰盡已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

畱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已之謂恕須是推

已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

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下文程

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

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

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著力之忠恕亦

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新安陳

氏曰此曾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

用之名以形容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

聖道之體用

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

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忠者盡已之

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即是實理流行發生萬物半得之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

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忠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

中心為忠。云蒙引云。據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觀之則盡也。之謂忠。正是所謂發已自盡者。盡字不必十分著力。只是實心而已。及物仁云云。章圖云。胡先生曰。上文提出一誠字。以見聖人之忠。此提出一仁字。以見聖人之恕。

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道。一盡得恕。便會以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天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天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天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天子之應萬事。○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見周禮。疏如此也。仁比而推之。便是恕。○慶源輔氏曰。中心為忠。謂忠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一毫之不及也。○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彼此之間也。

文淵閣四庫全書 論語

遠道不遠中庸十三章云

忠如遠道不遠施於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朱註違去也言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無妄易本義云無妄實理自然之謂○程傳云動以天為無妄動以入欲則矣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而不窮各正其性命乃無妄也人能合無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同其德也

天本達道中庸一章云中者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通義許白雲曰忠恕一貫以下天道人道大本達道皆是借用非中庸本義中庸謂誠者天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人道擇善而固執賢者之事也此借以形容曾子所言忠恕皆就聖人上說蓋忠以心之躬貌言即上文至誠無息之意故曰天道忠以及物處言然合事物一盡其義即前之應曲章之意故曰人道如中庸天道則自然及物人道則

恕也達道不遠是也

朱子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便有轉

抗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友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

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

異者動以天爾

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問天道人道初非

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

隨事精察而力行聖人之恕雖不待擇不待執終是就事上貫之若中庸大本謂善惡哀樂未發之中此忠是心之全體真實非獨未發者也然乃恕之本故亦可以大本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心貫此學有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而已如下文言天道亦有忠恕之意同

動以天易傳曰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熊氏曰動而純於天理也○薛文清讀書錄曰中庸之忠恕乃學者盡已推己之正名即程子所謂動以入也論語之忠恕乃聖人自然之中恕即程子所謂動以天也○又曰論語之忠恕為自然中庸之忠恕為勉然然忠恕依舊以中庸為定名要在看得活則知論語之忠恕乃曾子借彼移正一步以明聖人一貫耳

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忠是未感而在諸忠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畧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間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何也且盡已推己俱涉人為又何天人之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已雖涉乎人為然為之在己非有接於外也從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疑矣又曰中庸之言則動以天爾○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黃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天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陳氏曰中庸以中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為大本則是就心

維天之命於云云此二句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語宋
註於歎辭穆深遠也不已
無窮也豈道變化云云此
二句周易乾卦象辭註變
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
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言
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
物各得其性命

之存主真實無妄處言之徹首徹尾無間於未發已
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
東陽許氏曰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已及物仁
也是一節言聖人事推已至不遠是一節為恕之正
義思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
恕此與達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
貫以下言達道不遠繳第二節動
以天又繳向以已及物一句上
又曰維天之命於
音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
待推而恕也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
物者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
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
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摘易二句以言萬物
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恕也宋子謂譬則天地

為能達此通義吳氏程曰
達此句或達字句亦通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
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子此
條而敷演之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根
源於程子而盡發於朱子淵乎微哉○曾子借忠恕
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
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
又曰聖人教人
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
以告之也
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
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
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
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
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
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
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待坐非必一
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耳
曾子告門人

下學上達意問篇云子曰
小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正言聖人之
道而見傳授心法又曰此
章聖人自言聖人之道曾
子形容聖人之道聖人之
道一為體貫為用學者之
道忠為體恕為用忠似一
恕似貫故借忠恕以明一
貫此章皆言體一用殊之
妙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新安

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
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
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
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
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宋子曰忠恕各義自合依違
道不遠乃掠卞教人之意欲

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會子却是移上一
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
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
○或問曾子未知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其粗而求
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
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
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
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

細註汝以學為云云見陽
化貫篇

簡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
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
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蓋言
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
孝則真能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
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爾惟
曾子領畧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
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
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
是踐履篤實上做得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得到○曾
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得甚高却於行上工
夫疎畧曾參天資本魯合下不會見得却是日用間
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
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
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辨之○潛室陳
氏曰聖人下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

易所謂何思云云見繫辭傳

運萬化自隨。初無著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已。一般意思。却安排教入塗轍。須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是一貫意思。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雙峰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為大道。恕為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之與。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在心。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妄實為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為之。非動靜一以貫之與。是三各以兩端相為對待。而以此貫彼。脈絡相因。亦猶忠之所以為恕。而恕之本乎忠也。○程子謂忠恕達道不遠。下學忠恕。所以上達。一貫此論不

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修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別。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與達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達道不遠之恕。正是推己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之恕。則是以己及人之仁。與推己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達道不遠與者。動以天爾。○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雲峰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未舉中庸達道不遠。專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

子曰君子喻云云蒙引云

此就處事而言謂君子於天下但知有義而已如大而死生禍福之間小而辭受取與之際都惟義所在故當辭則辭當受則受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曉得義理而全不計較到利處若小人則雖當辭亦受當死亦生凡可以偷生苟得無不為矣全不顧道義之合與否此乃其識趣之不同也○文林貫旨云君子是循理的人○程端蒙字訓云無為而為天理所宜是之謂義有為而為人欲之私是之謂利○揚明云喻以心言小人是狗欲的人○燃犀解云兩喻字各有深入處惟獨知獨曉心有妙契不可言傳義字包得廣顯然天理固義即迹似私而心無所為亦義利字不正財利顯然人欲固利即迹似公而心有所為亦利○朱子語類云喻義利只是

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時元晦為南康守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嘗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負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尋以講義刺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集註喻猶曉也云集註覺路姚間如曰喻字凡三見大學所藏於身不怨而喻孟子四體不言而喻皆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註訓曉字不得此字之義○錢公良曰喻解曉字便有知覺不得喻字之旨喻即不言而喻之喻有不知其然而然而默與之俱如魚游于水更不曉水是何物如此看喻字方透○通義程復心曰心解通達而於幾微曲折無不洞曉所謂喻也是以篤好性理大全問于

卷四四書大全

之義蓋下學忠所以達聖人之下學恕所以達聖人之貫也夫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致人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况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通考仁山金氏曰首一條伯子語夫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學者忠恕以已及物仁也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此是提起一級明夫子之道下學上達此是放下二級明曾子之意通旨采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

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此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濇喻是以

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

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

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

人反是宋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君子之於義見

論語四

三十一

靜君子喻於義之義曰子
靜只是却伊川云惟其溪
喻是以篤好子靜必云
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
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
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
畢竟伊川說占得多舍生
而取義云云孟子告子上
篇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
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
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
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
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
所不辟也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
見趣之異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師與孔子此章之旨不同為老子不是有齊之意不善○又云不善人善人之資此語亦未善詩
經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存疑云此與二人行必有我師焉同意○薛文清續讀書錄十二云
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當思齊見古
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
善去惡之功益廣矣○知
新日錄申甫曰有善實為
己之心隨所見皆可取益
○直解云夫見賢思齊則
且進於高明見不賢內省
則不流污下此君子之所
以成其德也

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
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
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
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
力不可變○兩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
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
非天理之在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
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
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
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
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
利矣○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
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
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喻後
志習在喻先○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
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
為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求當求利然義
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利之利自在其中小人喻
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
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天必
剛決其取舍至淡喻其趣味
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雙峰
思齊者莫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

饒氏曰省謂察也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
省非徒察也

反諸身者則不徒羨入而甘自棄不徒責入而忘自
責矣

程子曰見賢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
內自省蓋莫不在已○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

朱氏曰此章專言反身修
齊之事

子曰事父母云云蒙引云

人子之事父母也存過不
容不諫然不可顯然直遂
已志必用幾諫如見其親
之意有所不從不可遂有
所拂也又必致敬而善入
之不敢違焉其又不從雖
至於被其箠楚如是之辛
苦亦不敢疾怨其所以幾
諫者要不可或輟如此則
親之心庶乎其可回而不
至陷於有過之地矣○然
屏解云幾者動之微諫詳
言也見志尚微不從不待
發言微也見幾又微不違
淺說云不違者不背其初
也初諫而後不諫是違也
初幾諫而後直諫是亦違
也兼此二意方盡○蒙引
云又敬不違是諫得諱復猶
欲屏解云幾微中原有敬故曰又敬○又云幾諫即是敬故此即是又敬不違只不忤其親非再
理前說之謂○存疑云違去也不違是不違去仍舊幾諫○知新日錄李南黎曰不違不怨皆所

謂敬也○問從來說此章書說始終只是一箇幾諫然答李子名曰註無此解看註中所謂諫若
不入云云又與其得罪云云分明不違不怨還是進初頭幾諫一步不是始終只是一箇幾諫羅
一峯云子之諫親有三變幾諫一也又敬一也不怨一也此說得之矣○此章與云云疏云聞
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
則○蒙引云此章之言與
內則同主內則而言則內
則為裏此章為表主此章
而言則此章為裏內則為
表蓋相發明也幾微也楊
復所曰看下文見志不從
志字則知朱註極拙註云
幾微也對著說行顯而志
微若待著而始諫之則親
過已成諫亦晚矣然微諫
如何曰防杜其漸旁引曲
喻默消其非幾矣起敬起
孝內則正義云起猶更也
悅則復諫講述云父子以
情親故曰悅則復諫君臣
以義合故曰信而後諫
鄉黨淵問周禮曰二十五
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

論語四書大全

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
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
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
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
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
如此○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
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
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幾微也微
諫坊記曰微諫不倦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所謂以下皆內則文下做此○朱子曰幾諫只是漸
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關截○問幾諫是見微而
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關截○問幾諫是見微而

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甚地做出來那裏去計幾微
處○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
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所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
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
意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諫又敬不違敬已足順了又須
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
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
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
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
至觸其怒者亦非也
鄉黨州閭寧孰與孰諫孰字有淡味純孰以諫
終欲諭父母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
於道而已

論語四書大全

卷四

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也
孰諫正義曰孰諫謂純孰
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就然
父母怒不悅輔慶源曰諫
而父母不悅非已之罪也
不諫而鄉閭責焉則已之
罪也○內則正義曰不諫
者謂父母有過子犯顏諫
諍使父母不說也
細註唐突突字彙曰凡卒
相見謂之突又觸也晉書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人子諫親
之道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以繫累其
親之心或不得已而遠遊亦
必有定方○又云大抵遊都
是遠等常出入之間不與做
遊○又云
聖人為見上句說不盡故繼
之云遊必有方不可因下句
無遠字就以爲是近遊也中
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下句不言須臾
離豈是謂久離者乎○存疑
云遊必有方只接遠

遊說輔氏謂近遊不是人子
雖在父母膝下豈能如匏瓜
也哉不遠遊其常法也遊必
有方處遊之道也○文林貫
首云遊必有方這遊是出於
不得已○知新日錄李前黎
曰上句不遠遊不字已說斷
了更無遠遊矣遊字自是近
遊何待言耶註中召已則必
至而無失若遠遊如何召之
亦如何召使必至舊說遊必
有方作不得已遠遊不是
○鄭玄曰方猶常也○然
犀解張公亮曰人子何能
無遠遊只是要體親心耳
不感親心不遠遊猶甚於
遠遊也○直解引講錄云
問人子志生便懸孤矢有
志四方豈能如鹿豕之相
聚而不離者即如夫子周
流其遊何其遠也夫子固
小而孤矣群弟子之從遊
者豈皆無父母在乎遠遊
之戒何也曰不遠遊者不
無事而遠遊也若有正事
在遠安得而不遊且遊必
有方亦即不遺父母之憂
矣膺菴子解此處寫盡人
子父母之情真是良工心

怨起敬起孝也

問微諫者下氣恬色柔聲以諫也見
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
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
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
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
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
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
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曰推得也
好○西山真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孰者及復純
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
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天子不諫使親得罪
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
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者敬
之外豈容有他念亦
豈容有一息忘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曠而音問疎不

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

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

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
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問有不得已
而遠遊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
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
范氏

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朱子曰父母愛子
之心未嘗少置人

獨苦也可三復而玩味也

集註定省記曲禮云凡為
入子之禮冬溫夏凊昏定
晨省已思親不云云衍明
云証恐親之念我意重已
思親意輕如已告云云云
蒙引云如已告云之東節
不敢更適西東西亦不是
近之東西此只借此二字
以形容所在耳范氏日子
云云又云聖人此言重在
恐親之念我不忘上故引
范氏云云云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人子行役
之當然

子曰三年無改云云

集註已見首篇學而第十一章逸字彙云逸弋質切失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子行事之當然

子曰父母云云蒙引云人於父母之老而愛敬之心有不至者亦緣不念及父母之年耳苟於父
母之年常記憶在懷抱間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又云聖人意
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聖人欲
人子之知懼者欲其及時
奉養而不懈耳古人一
養不以三公換鴟呼○存
疑云不是空空一個俱便
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故
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
圖解云年非徒年數之年
乃親身消長旺耗之年也
知非徒知年之多寡是時
時審察于心喜是樂其康
寧而乘時以致孝者不容
已俱是俱其衰老而先時
以致孝者不容後○脉云
重一知字下一句俱根知
字來知字非徒知年多必
乃時時思念于胞中也

子愛親之心亦當踴躍不忘○胡氏曰遠遊特事之
至近者兩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
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新安陳氏曰朱
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
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
頗覺良工心獨苦信哉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遍 首篇此蓋複 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 胡氏曰謂念念 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
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南軒
張氏
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
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
字旨意深切○雲峰胡氏曰人生百年日期而能百
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
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
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故自有可懼者存焉○
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
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
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通考吳氏
程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於心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旬 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
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聲此故也○范氏曰

集註知猶記憶存疑云知
解曰記憶最定若是父母
年歲都茫然不知幾何登

成個人惟常常記憶在心則喜俱自不容已矣
愛日之誠楊子法口至孝篇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註曰謂及時奉養無懈於心○通義金仁山曰集註愛日之誠四字章精方見深坳然此意且在不可不知之中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入子事親愛日之誠

子曰古者云云揚明云古者對今人言此二字有追想感慨意不出是不輕發非緘口不言○正解云躬身行不逮于言也○諸說辨斷沈無問曰耻字只作怕字看○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此節當與為之難言得無認參看被重在難字此重在耻字今之能言者莫不自以為勝於

古之人而不知古人非不能言也耻之而不言也非必其行不逮而後耻也方其欲言之時而省其不能行所言也即歉然以為耻矣放言之不由非制之於言也制之於心也今之能言者亦無所耻矣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論言行而見世俗之衰

子曰以約云云蒙引云性理老子篇朱子曰儉德亦好凡事儉則鮮矣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又云約未必中庸此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云非此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燃犀解云約字只就吾身言行上有制節謹度之意此中自有王能王宰定則一定百定故鮮矣○又艾千子曰約亦未必不失但鮮耳須在鮮失上著神不必痛發約字○知

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會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一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此下所不知恥之何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後然以自放之謂約
慶源輔氏曰約與放之中放則逸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於規矩之外
宋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嗇口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後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或問言懼其易故欲

新目錄莊甘泉曰何謂約也約以禮也禮也者理也天理之謂也心存天理約之至也世之欲敗度縱敗禮皆失約者之所為也○又徐岩泉曰約之以禮將以反說約都從根本心上做工夫學者一夫能約到心上來自是過失訓檢約恐不然○講述云一說約即約之以禮似又添一層蒙引謂約亦必皆中庸亦與存養檢之意此說未必然蓋約是收斂其心心存於中無失略與志亡無惡一般

子曰君子欲云云蒙引云欲君子自欲也此與德欲其盛禮欲其恭欲字同○揚明云欲是心中要如此謂是遲鈍而言難出口做是急速而行恐不逮○熈岸解云重一欲字顧言顧行其當境也寡无寡海其期許也玩而字重敏行不可平看○脈云訥有收斂得密意敏有乾健不息○哀了凡曰訥者遲鈍之意敏者疾速之意訥敏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諸口而行自然不敢懈矣

子曰德不孤云云溪說云秉彜好德衆人同然之心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故人惟無德則已有德則自不孤立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蒙引云言德無孤立之理但見有德者便有鄰下句以實上句也○揚明云德即本來真心之德不孤不至孤立無偶心有决斷之詞隣是方以類聚之謂○講述云德必有隣夫子道其常以勉人修德耳若夫有德之

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巳不自變其氣質矣。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胡氏曰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所記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宋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從之如居之有鄰也。○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訓文中大字。○新安陳氏曰秉彜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德行道有得於心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者皆是因入用功處論如孝弟忠信之類是也。愚謂行道有得於心不能有加於明德懿德德性之外正以復其明全其懿盡其性而已是得於天者其本然之統體行道有得於心者乃其修之復之之條自也。○已上得於天者與行道有得於心者其不同如此若知德者鮮不恆其德之類則又汎言義理之得於已者其所包者又甚廣也。

子曰德不孤云云溪說云秉彜好德衆人同然之心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故人惟無德則已有德則自不孤立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蒙引云言德無孤立之理但見有德者便有鄰下句以實上句也○揚明云德即本來真心之德不孤不至孤立無偶心有决斷之詞隣是方以類聚之謂○講述云德必有隣夫子道其常以勉人修德耳若夫有德之

○子曰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道友

士遜世不見知舉世無同者亦多蓋無哉不見知於當時必見知於後世亦是隣處○杜靜臺筆記云必有隣即履信不孤也不作兩件看○燃犀解李太青曰人而不同好善一念朕朕相親舜所居一年成聚三年成都孔子尼山布衣三千七七十士從之如雲此不孤之大者其次鄉國善上以至一介皆有密友水泚濕火就燥莫知其然而然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同類感召之機德以有德之人言

細註易中云云周易坤卦文言傳文知德有鮮見衛靈公篇不恒其德見子路篇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太倫中以不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下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終

揚明云事君是諫君辱指羞辱言勿說到取斥去○文林貫直云辱有取斥刑戮意○燃犀解云

數煩數也或言語之瑣屑禮文之煩瀆求請之無厭皆是○朋友數云云揚明云疏毛疎謂言勿說到絕交去○丘瓊山曰事君不可數也父母有過則號泣而隨朋友不可數也兄弟有過則涕泣而道恩義不同也○集註諫不行則云云知新日錄李南初言託中諫不行則去道不納則止原非正意求榮求親句未安此謂人之進言於君友者當量其可言之机而後言則言者無罪而所者有怨不然徒煩數於口舌之間則必至於取疎辱以成君友之過則進言者與有罪矣是以求榮云云微言哀了凡曰臣之諫友之諍皆道理當然求榮求親非子游本真○講述云胡氏云求榮求親之說亦從疏辱字影出來疎微有弊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事君交友之道而主爭見机之義

細註以道事君云云見顏淵篇

夫天運無常，地氣亦無常，故聖人必因時制宜。此章論及天地之氣，與人身之氣相感。所謂「天運無常，地氣亦無常」者，言自然之理也。人身之氣，亦隨天地之氣而動靜。故治病必先察氣之盛衰，然後施藥。此章之旨，在於說明氣之變化，不可執一而論。

論語二十六章論及天地之氣，與人身之氣相感。所謂「天運無常，地氣亦無常」者，言自然之理也。

夫天運無常，地氣亦無常，故聖人必因時制宜。此章論及天地之氣，與人身之氣相感。所謂「天運無常，地氣亦無常」者，言自然之理也。人身之氣，亦隨天地之氣而動靜。故治病必先察氣之盛衰，然後施藥。此章之旨，在於說明氣之變化，不可執一而論。

